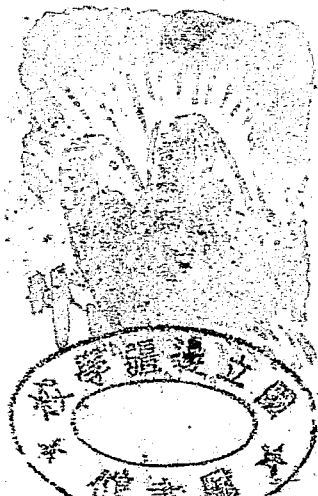


選 徵 部 育 教
選 本 劇 作 創 戰 抗

傑 女 族 民

著 編 德 蔚 沈



行 印 局 書 中 正



$$\begin{array}{r} 11814.5 \\ \hline 32442 \end{array}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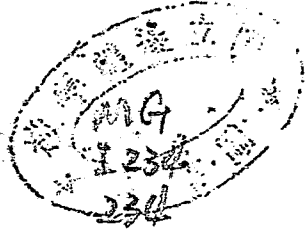
4244

目次

一、關於「民族女傑」……………

二、代序——一個女人的面影——……………

三、「民族女傑」四幕劇……………



目次



醫
族
女
健

關於「民族女傑」

余上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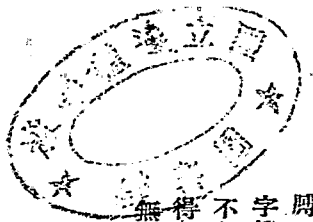
抗戰以來，劇運隨着抗建宣傳和普及民眾戰時教育的迫切需要，而得到廣泛的開展，這是好現象；然而因為這是一種突飛猛進，故一切同時都發生了「供不應求」的情形：如戲劇幹部人材的不夠分配，訓練教育的缺乏，戰時戲劇理論的貧弱；而其中最感恐慌的是劇本產量太少。「劇本荒」成了一時普遍的呼聲，大家都在喊着；但慷慨無濟於事，我們一定要有其體的辦法來鼓勵劇作家，大家努力，趕緊創製。

我們的最高教育主管機關教育部，有鑒於此，特於前年以重金公開徵求抗戰劇本。結果在全國應徵的幾百個劇本中，經過國內名戲劇家的再四評選，祇挑出極少數幾部優秀作品；而話劇方面，多幕劇首選便是沈蕙德女士的「民族女傑」（原名「新烈女傳」）。沈蕙德女士是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第一屆編劇組畢業生，平時頗能勤懇向學，潛心寫作，早年便寫有小品及小說，散見各報章雜誌，並能翻譯。畢業後一直留校服務，一面工作一面還抽空不斷的寫作，這種精神，真是難能可貴。現代的女作家本來就不多，而女劇作家尤其少。我知道大家都會和我一樣，對於這位作者的前途抱着很大的期望。

至於「民族女傑」一劇的優點，讀者如觀察一定都有正確的斷語，不用我來唾舌；我祇想說到一點，就是該劇女主角性格描寫的成功。這樣一個秉性剛烈、堅韌不拔、而終能殺敵報國的女性，確是抗戰的大熔爐裏應該可以鍛鍊出來的新女性典型。抗戰使得每個人都堅強起來，甚至就是一個民間無知的女子。這樣的新女性，中國現在已有的是，我們不能說她僅是作者個人想像的產物。如把此劇用在鄉村宣傳上，我想是更為適合。此外如父輩的清暢對話的流利，人物安排的妥貼，穿插的靈活巧妙，也都有獨到之處，不愧為冠軍之作。

該劇已由國立劇專在江安演出，效果極佳。茲當本劇問世之際，樂弁數語，以為介紹。

民國三十年正月於江安國立劇專。



代序

——一個女人的面影——

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我的心裏有那麼一個面影。一個輪廓很明朗的面龐，並不一定是美麗的，然而却是動人的。大眼睛，不大愛看人；但一看起來便光芒四射，讓對方覺得不大自如，彷彿被兩隻透明的箭一直射到了心上。高鼻梁，上巴骨很堅定，嘴角永遠帶着在嘲弄誰似的微笑。頭髮濃而且黑，像一團烏雲似的給人以重壓之感。她熱情而明智，機警而不是油滑；她也許很恣肆，但不是放蕩；她其實很單純，但決非無知。她有強健的肩膀，不會因一點小小的打擊便被壓倒。她有着一切「男性」的美德，——假如「男性」這兩個字真是代表了冷靜、堅強、果斷、勇敢、負責任、好鬪爭……這些意義的話——然而也並不知道因此就該爭女權，穿男裝，到處開會演說。因為她終是女性；有時也會被感情馴服得像匹溫柔的小貓兒。她覺得「女性」就是「女性」，就和「男性」就是「男性」一樣；而無論男女都是「人」，這就夠了。

這個面影不知從何處來，也不知從何時起，便在我的心上住下來。她生長着，一天天

的長大，一天比一天更加活潑明晰。我愛她；因為我也是女人，我像愛我自己影子似的愛她。我每一提起筆來，她便湧現在我的面前，像一個淘氣的孩子似的逗引着我：「給我以生命吧！你看我不是祇差一口氣就是活的人嗎？」然而果真我要去捉她時，她又狡猾得像一條蛇，在手指間溜走得無影無蹤了。

等我茫然放下筆，抬起頭來，我又看見她，嘴角帶着那嘲弄的微笑，彷彿說：「你的那隻筆是不能給我以生命的啊！」

是的，我會試把她描寫了兩次：第一次是「女兵馬蘭」，（三幕抗戰劇，發表於「新西北雜誌」）她穿了游擊隊女兵的衣裳出現；第二次就是「民族女傑」裏，她被命名為孫四姑娘，是個鄉鎮上的酒店西施。然而結果這兩個都不十分像「她」，而且彼此也不相似。就勉強說都有幾分像「她」吧，那也祇是部分的皮相。是的，完全的她，我知道我這枝太拙的筆是終於寫不出來的。——不過兩個她的化身都是穿的短衣，背境也總是田野，這卻不是偶合。我不能勉強「她」，或類似「她」的她們，穿上長旗袍，坐在華麗的客廳裏，而使她們仍是那樣生氣勃勃的存在着。

也許有人願意知道我為什麼要寫「民族女傑」這樣一個劇本，——其實我開始並沒有想把她當作「女傑」的這一看法，原名是「新烈女傳」——那我的答應便是：因為我酷愛描畫這一類久已占住在我心上的那個「女人的面影」之故。

著者

第一幕

時 地 人

初夏、黃昏

北方、離城不遠的一個小鎮上

賣唱男、女

酒客甲、乙、丙、丁

孫四姑娘

史長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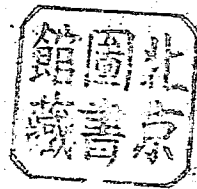
魏大媽

何禿子

勤務老馬

鎮長張太爺

民 族 女 傑



(南)

金營長

景 市梢的一家酒店門前，酒店做着鋪門，露着櫃臺，櫃臺上面有塊立牌「聞香下馬」，臺放着一些酒壺和杯盤之類的東西。櫃臺的一邊堆着幾個酒罈子，上邊放着打酒的酒罈子。店裏的左面牆上掛着一幅紅布門簾。門旁邊貼着一幅作香烟廣告的美人畫，彷彿那兒是通內室的門。店門上掛着酒店的市招，寫着「長興酒店」，門前有一片空場。這時店裏放着兩張方桌，旁邊幾條長凳。從店的右後面的高岡上看得見遠處的天空，金光四射，已是太陽下山的時候。店的兩旁都是些大樹，濃蔭翠壓壓的。樹間都有小路，店右的通街上，左的通鄉下。

（開幕前即聞酒客的搥戰聲，譁笑聲。幕啓，眾酒客正占了兩張方桌，在喝酒。一個賣唱的瞎老頭兒和一個賣唱的小姑娘正在那兒賣唱。酒店老板史長興一人，遠遠的坐在店門旁抽旱烟。他有三十多歲，一付安分守己的神氣，他與其說像個小商人，不如說像個農人。他額上綳紋很深，兩眼沒有神的呆望着遠處，那樣子不是在看，也不是在聽。祇是像心裏有一塊痛處，自己咬着牙在那兒拚命熬住的神氣」。

賣唱女（瞎老頭兒拉着絃子，她自己手裏打着板，唱）三月裏來菜花黃，思想起情郎哥好，不悲傷，單單拋下了小妹妹我，何年呀，那月轉回家鄉。四月裏來燕兒忙，雙飛呀，雙棲在畫樑，綉樓闌房不敢進，只怕呀淚眼望空床。……

果酒客（拍手，嬉笑。）好！好！

酒客甲（掏出錢來擱在桌上）來，拿去！

（賣唱女接過錢與賣唱男二人自去。）

酒客甲（與酒客乙拇戰）七巧哇，八匹馬，寶對……

酒客乙 同喜哇，三元啦，……六個六，六個六，……（他戰勝了）老哥，沒說的，該你喝。

甲 真寒儉，我一個勁兒的輸。你老哥的拳，今天我總算領教了。（拿起酒盃一飲而盡，抓起桌上碟裏的鹽豆扔了一粒在嘴裏。）呸！這豆子一點味兒都沒有，簡直比黃連還苦！

乙 老哥，你有所不知，現在這兒別說沒有好的下酒東西，連酒也壞了。唉！從前這個酒舖生意可興旺，愛喝兩杯的朋友沒有不知道這個史家酒店的，到了鎮上，總要到這兒來坐一坐。這兒出名的滷牛肉，顏色又好看，吃着又香甜。掌櫃的爲人也和氣，你要原份，準不給你摻水；一聲喊，連聲答應，總是那麼一付笑臉迎人。再說還有那個內掌櫃的呀，唉！要提起那個內掌櫃的來，見她一面，包管你三夜睡不着覺，三天也吃不下飯。

甲（急問）那是怎麼回事？你快說，你快說哇！

乙 她是我們這兒有名的酒店西施啊！你這都不知道？那麼，你先別忙！（替他斟酒）先

喝了這杯再說。

甲 (無可奈何) 好，好，你說話就是這個脾氣，半吞半吐的。

(另外一個桌上喊起來了。)

酒客丙 (向史) 喂！掌櫃的，再來四兩！

(史仍出神，充耳不聞。)

丙 (不耐的拍着桌子) 喂！聽見了沒有？你有沒有耳朵？

史長興 (慌忙站起來) 哦！哦！對不住，現在小店裏早就賣豬耳朵了。

丙 (瞪着眼睛) 誰問你要豬耳朵，我問的是你的耳朵。大爺要酒！

史 (陪小心的) 是！是！我跟你這就拿來。(進去舀酒)，

乙 (在旁邊看着慌慌的) 一個人變得真快！

甲 你說誰變得真快？

乙 就是那個掌櫃的呀！他從前是個什麼樣兒，現在是個什麼樣兒，唉！一個人啦！真是

……(見史出頭停)(史長興把酒擱在那邊桌上，酒客丙揭開壺蓋一看又喊起來。)

丙 (敲着酒壺蓋子) 喂！做生意，淨賺黑心錢就發得了財嗎？這是四兩酒？你想哄誰？

二兩都不到！

史 (陪着苦笑) 誰說是四兩，我怕您要的是二兩呢。您別生氣我這就給您添去。(轉身

想進去)

丙 (得意的，向着其他的人。) 你能說不給添嗎？哼！你這個史(死)王八！

史 (回身，漲紅了臉。) 你！你罵誰？

丙 (仗着酒勁) 你管我罵誰？

酒客丁 得了，得了，別發酒瘋了。

史 做生意的將本求利，我史長與也沒有虧待諸位的地方，何苦這麼出口傷人呢？

乙 (也來相勸) 算了，算了，嫌我們吧！(向丙) 你這位老哥也太難了，少撒野！

丙甲 (掙脫他們) 我纔不出口傷人呢。這纔真是「王八吃盤火蟲，各人心裏明白」。就算

我罵的是你吧，鎮上誰還不知道你是個史王八，你要不信問你媳婦去。哈哈……

史 你，你這個……

丙 (越說越有勁) 哦，難怪你生氣，我說錯了，你不是死王八，你是個活王八，眼看着

自己的老婆騎着馬到處遊山逛景，一整天一整天的不落家，連口大氣都不敢出。哈

哈！你自己說這不是個死王八是什麼？哈哈……

史 (氣極敗壞的) 你，你不能這麼欺侮人！(上前。)

眾酒客 (拉開他) 得了，得了。

甲 (推着丙) 愈說愈不像話了，走吧！回去吧！

丙 大爺不白喝他的酒。(掏出一大把銅子往桌上一摔)拿去，給你老婆買粉搽，把臉擦得白白的，好去陪野男人睡覺。哈哈。(大笑，揚長而去。)

史 你……(一時說不出話來，渾身發抖，就像給釘在那裏一樣。)

甲 (同情的)這個醉鬼！掌櫃的，別計較他，好人不跟狗鬪。再不濟你是掌櫃的，他總是你上門的主顧。

史 (苦笑，半自語的。)天知道我這老守着這個破酒店幹什麼！(向甲)謝謝您！(轉身低頭走進屋去)

甲 (搖搖頭)咳！

乙 (招呼着酒客們)來，來，來。咱們喝咱們的酒。(向丁)老三，就這塊坐吧！(於是丁也加入他們桌上，大家繼續喝酒。)

丁 (看着店裏，低聲。)說老實話，綠帽子真戴不得，一戴綠帽子，人自自然然就變成那付倒楣樣子了。

乙 這也是該應。起初誰不誇他娶了那麼一房好媳婦，年紀輕，長得俊，人又伶俐，我們鎮上的那些老太太都說：「誰要娶着那麼一個兒媳婦，那纔是前世修來的呢！」她一來就幫着史櫃的料理這個酒店，自己坐櫃臺，招得那些年輕小伙子個個瘋瘋傻傻的，她倒是大大方方一股正經，誰也不理。小兩口子好得如膠似漆，生意也一天天的興旺。

史掌櫃的簡直一天到晚的笑得合不上嘴。唉！誰知一個人說變就變。就是有一回，酒店關了兩天口，說是史掌櫃送他老婆回娘家去了。可是怪，一回來夫妻倆就太太的吵了一場嘴，她就跟那個金營長來往上了，把自己掌櫃的扔在一邊，連正眼也不看金營長。不就是住在白馬店的那個營長嗎？聽說人挺正派，對老百姓也和氣。他管的隊伍也好，在咱們這兒，紮了半年多了，從來沒有一點強橫霸道，儼雞摸狗的事，跟老百姓就像一家人似的。怎麼他也，……

乙（彷彿祇有他明白人情世故似的。）噫！這就叫做「色不迷人，人自迷」。自古道「英雄難過美人關，嚶」！

甲 可是那位內掌櫃的也怪，……對了，女人老是愛聽娘家人的挑唆，我想一定是娘家人在中間使了壞。

乙（仰着臉）不對，他們沒到娘家就回來了。

丁 沒到娘家？那又怪了！

甲 是呀！這又是怎麼一回事？

乙（故意居奇的）這裏頭自然有原因呀！（拿起酒壺來）你們兩位可別忘了喝酒，先喝了這杯再說。

甲（發急的）你就是這個老脾氣，就像說書的人似的，別人正聽得起勁，你偏把絃子放

下來啦！

乙 你別急，你急急，我的書就要給嚇回去了。

甲 好好，依你的。（各飲了一口。）

乙 （慢吞吞的）這可是別人告訴我的，這個人就是住在他們隔壁的那個窮老婆子魏大媽。要不然我也不知道。有一回她在街上碰着我，我還記得是在街南頭——不，大概是

在北頭——不對，還是在南頭……

甲 噯！管他是南頭是北頭，得了，你就往下講吧！

乙 瞧！別着急呀！我說到那兒啦？……對了，她跟我說，她說呀……（喝一口酒）你看真巧，說魏大媽魏大媽就來了！

（魏大媽上，手中拿着一個麵口袋，藏藏躲躲的走來。）

魏 （向乙招呼。）王二哥，在這兒歇着呢。（走向店門向內探頭）掌櫃的，您忙啊？

史 （半响出店，勉強應付。）哦是您，您坐，您坐。

魏 （低聲，忸怩的）您家四姑娘還沒回家來。

史 沒有。您有什麼事？

魏 唉！我真不好意思再開口了，先借的還沒還又來借。您知道這兩天我手上的疔瘡還沒好，又不能做活。唉！說起來真是不好意思再開口……

史 大媽，您倒底要借什麼，儘管說吧。

魏 其實也還是那句老話，我想跟您家四姑娘借幾斤棒子麵吃吃。（把口袋揚了揚，又縮回去。）

史 哦，您說的是棒子麵啊，這值當個什麼，待一會等她來家，您儘管過來裝好了。（向

魏 遠處眺望，半自語的）她大概也快回家了。

史 真是的，真不好意思再開口了，先借的還沒還，又來借……

魏 您坐會兒，我正在收拾行李……

史 （驚問）行李？您要上那兒去？

魏 （掩飾的）哦，不，不。我在收拾點東西，待會就來陪您說話。

史 我不在這兒合您攪了，我等四姑娘回家來了再來，待會兒見。（下）

乙 待會兒見。（向遠處眺望，如有所俟。最後長吁一聲，縮回屋裏去。）

乙 （指着他的背影，繼續談論着。）他們還沒走到她的娘家，半路上就遇着鬍子了。

甲 鬍子？

乙 您一個做買賣的平常就會打算盤罷了，見了這尋要錢不要命的綠林好漢，那

還不像耗子見了貓一樣？好漢不吃眼前虧，祇好聽他們怎樣擺布了。誰知道東西給他

們搶走了不算，那些好漢們還看中了孫四姑娘，就是這兒的內掌櫃的，想把她帶回去

作壓寨夫人，當時就硬把她往樹林子裏頭拖——你們說精心不精心！
後來怎麼樣呢？

甲 你看，你就這麼性急。後來……後來……後來誰知道怎麼樣了。

乙 得，得，你說下去，我不打岔了。

甲 這不結了。後來，這可真叫「無巧不成書」，偏偏金營長帶着弟兄從這條路上過，纔把他們救下來，所以說他們就沒回娘家。

乙 哦！她跟金營長原來是這麼認識的？

甲 他們照樣平平安安的回家了，這不挺好嗎？那又吵什麼嘴？既然夫妻先那樣好，女的變心怎麼又變得那麼快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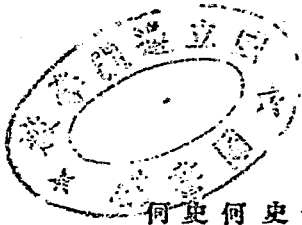
乙 那你去問四姑娘本人去吧！那沒有什麼大道理，天生的狐狸精罷了。

甲 這麼說，我倒想看看這狐狸精是個什麼樣兒！

乙 我說給你聽，打扮得婊子不像婊子，戲子不像戲子，苗條身段，瓜子臉兒，一笑兩個酒窩，秋波那麼一轉，就能勾走你的三魂七魄。說標致，是真標致，可是標致裏總帶七分邪氣。

甲 （癡癡的）她現在在那兒？

乙 怕不是又跟金營長一塊兒跑馬去了。



甲 她還會騎馬？她要騎在馬上，二定有更迷人的樣子啦！

乙（拍甲肩大笑）老哥，勸你還是別見他。你的品行太淺，小心明兒你的魂給她勾走了。倒 叫王三這到你家來拿妖呢。啊喲！……你看那不是她來了。

甲 真的？那兒呢？（伸頭而視。）

（何秃子上，他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地痞，終日遊手好閒，左街上的茶館、酒店、賭博場裏鬼混。見強的就逢迎，見弱的就欺侮；而且見錢就鑽；無論大小事，總少不了他；因此順便沾些油水，賺些衣食。人家都討厭他，恨他，卻又沒奈何他。這時他穿一件半舊的藍布長衫，捲着兩個袖口，嘴裏嚼着香烟，飄然走來。一頂鴨舌帽，一年四季總頂在頂上，爲的是遮蓋他那唯一的缺點——秃頭。他和場上的人點點頭，四面張望。史大哥上，手裏拿着塊抹布。）

何 史大哥，生意忙呀？

史 不忙，坐下歇歇。

何（往裏一探頭）大嫂又不在家？

史 嗯，（走去拭那邊「桌子。」）

那就怪不得你，又這麼悶悶不樂的哩！（透着十分親熱）來來，來二兩酒，讓小兄弟我跟你談談心，解解悶。

史 成。可是我就要陪你坐坐。你知道我是酒不嘗的。你先坐下，你先坐下。（進店去）

（何到另一案案上坐下。）

乙 （故意看着天空）噢！天都快黑了，那裏這麼一陣陣的亮？難道說這會月亮就上來啦？……哦！我說啦！原來是你老哥到了。這邊坐！這邊坐！這邊樹下有風，涼快。

（過去拉他）唉，涼快，涼快，還戴著帽子幹嗎？快摘下。（替他脫帽。）

何 （連忙用手接住。）噢，噢，老哥，別鬧，別鬧！要着涼的！要着涼的！這可不是玩的。

乙 （鬆了手）着涼，都搗成發麵饅頭了，這兒又沒有你看中的娘兒們，管什麼臊？你搗着，就會搗出頭髮來嗎？我勸你別再「癩蝦蟆想吃天鵝肉」了吧？哈哈！……

何 （無可奈何的）「酒後無德」，不跟你計較。（仍回到另一桌旁坐下。）

甲 這個人是誰？

丁 這不是那個地痞何禿子嗎？

乙 不是他是誰！

丁 （低聲）不是說，他跟這兒的兩掌櫃的也有那麼一筆嗎？

乙 （搖頭）那兒的話，你沒聽見我剛纔笑他「癩蝦蟆想吃天鵝肉」嗎？有一回不知怎麼調戲四姑娘，四姑娘可不吃那一套，抽了他一個大嘴巴子，差點沒把牙都打掉了。他

可這是不死心，立下臉皮，這老時常在這兒跑。唉！……既怪史掌櫃的人太老實，還跟他一較勁兒你兄弟們稱呼呢。

（史持酒菜上，攔着那禿子那邊桌上。）

何（喝着酒）老哥，你也太老。訂一次瘦的那擋子事我說過，有我小兄弟幫着你，怕什

麼？

史（搖頭）不戒，我不戒。

何你心裏難道一點也不生氣嗎？服着那麼個混帳營長，把大嫂占了去，你都不生氣嗎？

史（變色，低頭。）別起氣些了，好兄弟。

何別說你，就是我也看着不順眼。要是我見你呀，我早就揍死那個小雜種了。別看他披

着一張老虎皮，那也嚇不倒人！我自天揍不了他，還有晚上，水裏淹不了他，還有岸

上，總叫他不死，也祇留下半條命。

史我勸白你的意思，不過……我不……這麼幹。

何說實話，這不礙你的事，祇怪小兄弟向來心直口快，這全都是爲了大哥的好處。你真

太厚道了，你難道真心甘情願作一個死，死……

史（立）隨便你們說我什麼，兄弟。我不是不知道這麼幹，可是我知道這麼幹也沒好

處，……你不懂，……娘兒們的心是勉強不來的。

何 這麼說，那你就……

史 (搖手) 兄弟，你多喝兩杯，我不陪你了。(逃一般的走進店裏去。)

何 (望他的背影，啐了一口。) 呸！窩囊廢，針都扎不出血來的死王八！(坐下，自斟自飲。)

(那邊桌上的搏戰聲又起)

乙 全福壽哇！五魁手哇！……

丁 七個巧哇！全到了哇！

(鎮長張太爺上)

張 (急走而過，一面嘴裏咕噥着。)，他媽的！什麼年頭！反了反了，還不威話，這簡直不成話！……

(眾人盡都起立)

乙 張太爺！那兒去？

何 (連忙跪坐) 張太爺，坐坐，喝一杯去。

張 (兩眼一翻) 我喝這兒的酒？(向自己的來處指點着) 簡直是個臭婊子囉！一點廉恥都不顧，偷人錢也去開上大門再幹啦！我！到六……，枉為一鎮之長，從沒見過這樣的妖精，居然這麼樣的打扮着，騎着高頭大馬，招搖過市。臭氣死我了，臭死我

了！

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乙何張

（剛要答話，忽遠遠處馬蹄聲得得而來。）來了，來了。不用問，你們自己睜開眼睛看吧。真是傷風敗俗！我可要走了，再在這兒多站一會，保不住就沾了一身臭氣。

（逃一般的急下。）

（馬蹄聲漸近，緊側耳而聽。史長興彷彿聞聲，也從店裏走出來，倚門而望。）

甲（低聲）這是誰來了？

乙

別做聲！看吧！金營長和那個狐狸精！

（馬蹄聲戛然而止。一會，孫四姑娘上。她約莫有二十來歲，梳着油光光的頭，前額打着齊眉劉海，耳邊留着大髮角。這樣滿臉用黑頭髮一襯，更顯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。她安靜的時候，也十分溫柔恬靜，像一座玉石觀音。可是一等到發了嬌嗔，兩條細眉毛向上一蹙，杏眼圓睜，薄嘴唇一撇，兩個長耳墜子一搖晃，便顯得滿臉殺氣。——活像戲臺上的女將樊梨花。這時她便取了後者的姿態來的，不怪下文何禿子一見了她便冲口而出，說她像樊梨花。她上身穿着花緞子，袖手長而窄小，緊扣着手腕。一根絲帶把柳腰束得細細的；下身穿條紫紅褲子，繫着繃腿；腳下一雙軟底鞋，鞋尖上有一大把纏子。她髮旁戴着幾朵野花，手裏提着馬鞭，旁若無人的走進來，後

面緊跟着一個馬弁樣子的人。）

孫（走到店前，把馬鞭往地下一扔，向走在她後面的那個人。）老馬！辛苦你啦！歇歇再走。喝兩杯酒去，也解解渴。（親自進店去舀了一碗酒來，放在櫃臺上。）

馬 謝謝您！（蹲起來就喝。）

孫（找板凳坐下，整理鬢髮。）好熱的天兒！

何（涎臉的走近她），大嫂，好漂亮！你今天這打扮可真成了戲臺上的樊梨花啦！

孫（杏眼含嗔）誰是你的什麼大嫂子？上回的嘴巴沒打疼你，又來討揍了，是不是？

何（把臉湊上去）你再賞一個，你再賞一個！我明知那是大嫂，心疼我這個小叔子，別人想討揍，還討不着呢？

孫 哼！我沒有那麼大功夫，在牆頭上畫上一隻手，你自己去碰去吧。（走過去向老馬）你回去稟上營長，就說我今兒跑馬跑累了，等會就是營長有空，也不用來啦！我不見。好，你把馬拉回去吧。

馬 是。（行了個軍禮，抹嘴就走。）

何（拉住他）就說今天晚上留下我哩！（馬下。）

馬（瞪他一眼）你個小妹妹的！（下。）

孫（轉身，拿起馬鞭。）你又在嚼什麼蛆？

何（陪笑，向後退。）不敢，不敢！沒說什麼，我說叫他記住大嫂的話。
孫（放下鞭子，媚眼欲流。）少這麼口口聲聲大嫂大嫂的，我有名有姓，乾脆叫我

孫四姑娘，比什麼都強。

何（自己掌嘴）是，四姑娘，四姑娘！瞧瞧我這記性，該死，該打！

孫（撲的一聲笑了，一手把他的帽子打落。）乖兒子，少在我面前現你娘的醜吧！還不給我快滾！（祇顧自己進店去了。）

何（狼狽的拾起帽子）這是怎麼說的！

乙這下子可得着甜頭了，哈哈……

（甲丁均大笑。）

何（窘困的戴上帽子）你們樂吧！記住我姓何的，咱們明兒見！（匆下。）

乙哈哈！……（起立）天不早了，酒壺也空了，咱們也走吧。空櫃的，錢在這兒啦！

史（他一直化石一般的立在那兒，這時纔如大夢初覺。），沒錯，您啞。

（眾酒客欲下，甲尚回頭凝望店內。）

乙（抽他肩）走哇！說叫你別看，這不是，一看就這麼失魂少魂的。

（眾下。暮靄四合，天色漸暗。史長與一人在默默的收拾杯筷。魏大媽上。）

魏四姑娘回來了嗎？

史 回來了。

魏 喲！那怎麼是您一人在忙着哇？讓我來幫着吧！

史 不用啦！勞您駕。

魏 四姑娘呢？

史 在裏邊。（沉默。魏大媽一邊幫着史長興收拾，一邊偷眼看他。）

魏 我看您這陣子瘦多了。

史 是嗎？（苦笑）

魏 唉！本來也難怪，人就怕心裏不貼實。

史 （想把話岔開）哦！我一人成了，您不是要去找四姑娘嗎？她在裏屋歇着呢。

魏 我知道您心裏有話，不願意往外說。可是我看您這個樣子，我也難受的慌。我跟你們

是緊街坊，又時常要你們周濟我；天底下有那麼得好兒不識好兒的人嗎？咳！說起來

也怪，四姑娘初來時候，可憐，你們小兩口多和氣，我看着也樂，誰知現在——

史 唉！大媽，沒什麼說的。都祇怪我自己不好。

魏 也不是那麼說，您是個老好人。其實四姑娘呢，原來也不像是這樣一個人，心直口

快，待人好，厚道心腸，就是不知道怎麼，說變就變了。……人家常說，世上夫妻都

有一定的緣分……

史 (苦笑) 那麼就是緣分滿了!!

魏 (解釋) 不是，我看這件事總透着新祥。一個人變心也不能變得那麼快。四姑娘近來就像着了魔似的。說不定真是什麼妖魔鬼怪附了她的體。我看趕明兒不如叫幾個老道來家，給她解解冤孽，趕趕邪氣，許就好了。……

史 (搖頭) 誰知道——

(孫自店出，卸了糖，祇穿着家常的褲褂出來，敞着領口，嘴裏銜着香煙。)

孫 說時給誰解冤孽，趕邪氣呀？(兩人墮口無言) 怎麼我來了，就不言語了。

魏 (不安) 哦，四姑娘來家了。嚶，——我們在這兒說閒話呢。

史 魏大媽想跟我們借點棒子麵。

孫 爲什麼不早說，多會沒借給你呀？口袋呢？

魏 我實在有點不好意思再開口了。

孫 你進去自己盪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地方。(魏怔了一怔，自去。)(啊！還是外面透氣，

屎裏悶死人。)(疲倦的吁了一口氣，坐下。)

史 (乞憐的注視着魏) 四姑娘！

孫 (眼睛不看他) 唔？

史 (慢慢走近她) 你今天太累了。

孫 (從容的彈彈烟灰) 誰說不是呢。腰上斷了似的疼。(自己用手在背後捶了兩下，笑着。) 累雖累，可是心裏真痛快。馬跑得像飛一樣，人坐在上面，就像騰雲駕霧似的。那會，跟神仙大概也差不多。

史 (低下頭去，沉默了一會，又鼓起勇氣。) 四姑娘，雖說玩得痛快，可是別忘了你現在的身子可禁不起這麼……

孫 (皺眉起立) 我的身子怎麼樣？我又沒得癆病。

史 (嘴唇動了兩動，鼓足勇氣。) 你不能再這麼跑跑跳跳的，你忘了，你已經有了三個多月的——

(孫四姑娘像被針刺了一下似的跳了一跳，烟頭落在地上。魏大媽從酒店出，口袋已是像吃饱了的孩子的肚子。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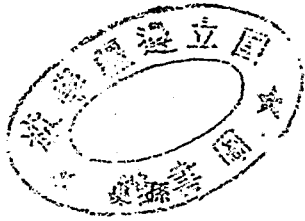
四姑娘，今兒是六斤，上回是四斤，一共是——

誰跟你算這些帳。

魏 四姑娘，你這樣肯周濟人，真是……我說了的，等我那個當兵的兒子回來了，我一定還清。

孫 得了，得了，又沒你想問你討債，少廢話，給我去吧。

魏 是。那我走了，明兒見！



孫明兒見！

(魏下。)

史四姑娘！你到屋裏來好不好？我有兩句話要跟你說。

孫(冷冷的看了他一眼)有什麼話，你說吧。(坐下。)

史外邊常有人來人去，還是——

孫我嫌屋子裏氣悶，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，值得那麼躲躲藏藏的。

史(感情奔放)也行，我依你。四姑娘，你要天上的月亮，我不敢給你去摘星星。無論
是跳火坑，下油鍋，祇要你吩咐一句，我連哼也不會哼一聲，祇要能討你的喜歡。你
剛來的時候，我就這麼想，我自己論人品沒人品，論家當也沒成千上萬的家當，我沒
有別的，祇有盡我的這分心。我白天晚上時時刻刻都在想，怎樣纔能討你的喜歡。祇
要你嘆一口氣，我就愁的三天三晚睡不着覺；那怕有天的事，祇要你笑一笑，就像
全給大風吹走了似的，我心裏一點渣子也沒有了。——四姑娘，你沒來的時候，我的
命是我自己的，自從有了你，我纔覺得我的命不是我一人的了。我活着，穿衣吃飯，
辛辛苦苦開這個破小酒店，都是爲的你……

史(抱着自己的膝頭，不動感情的)哦，爲了我，要是我半路短命了呢？
(不提防她有這麼一問)你：不，不，你比我年輕，你不會死在我的前頭。我什麼都

想到了，起先你過得挺好的，我整天就像在雲端裏過日子一樣。可是我有時好端端的就會心裏一跳，害怕起來，怕我自己沒有這種福氣老跟着你這麼一朵鮮花似的一個人。我明白，像我這麼一個老實無用的人，實在配不上你，隨陪了你。也許有一天：當然我也沒想到這麼快就

你是說太快了嗎？

史孫（痛苦的）是的，太快了，我到現在還不明白你為什麼忽然對我這麼冷淡。整天我就像掉在冰窖裏一樣。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怎麼過來的。四姑娘，你想一個人要是這樣，還有什麼活頭？哦，四姑娘，你發發善心，你難道不能寬念這一年多夫妻的情義，別對我老是這麼冷冰冰的行嗎？四姑娘，你……

史孫（厭惡的）走開！瞧你這付神氣，活像一個……

（頹喪的）我也知道這些話是白說的。現在我就是不管怎樣的央告你，也是沒用。……（重新鼓起勇氣）不過，人的心都不是石頭做的，四姑娘，你就忘了，起初幾個月，我們過得多麼好，誰也跟誰分不開。我還記得有一個熱天的晚上，我們倆就在這棵大樹下乘涼，街那頭死了人，在那兒敲鑼打鼓的發喪。你聽怔了，把手抓緊了我的手，我覺得你的手冰涼的。你待了半天，猛然仰着臉問我：「人死了都是要披麻的嗎？」我說「是的」。你說「假如這婆子是夫妻，來生還是夫妻嗎？」我笑着搖頭說「這可不能

一定，也許一個投了人胎，一個投了豬胎；一個快老死了，一個纔剛出世，永世都見不着面」。你聽了又怔了一會，然後撲到我的身上，哭了，緊抓着我，嚷着：「那我們倆可別死，死了也別投胎，情願做一對鬼夫妻」。……四姑娘，這些話難道你就忘了？

孫（感傷的）沒有忘：沒有忘又怎麼樣？（冷酷的）你提這些舊話有什麼意思？那時候我真傻。

史 我知道你那時候待我是真好，可是爲什麼現在……

孫 那你問你自己。

史（我知道千錯萬錯，都是我一個人的錯。可是，四姑娘，俗語說「一夜夫妻百日恩」，我縱有千日不好，也有一日好的。我有什麼得罪你的地方，祇要你就停一點就過去了。（迸發的）我不怕人家罵我的三代祖宗，我不怕人家笑話我是死王八，我也不怕什麼金營長銀營長那些爺兒們跟你來往，……四姑娘，那怕你把金營長帶到家裏來呢：祇要你對我那麼冷淡，我就能過得下去了。……）

孫（厭惡的打着寒噤。高聲）住嘴！你簡直叫我想吐。我沒有看錯你，你是天底下第一個沒有用的窩囊廢。我祇恨我爲什麼不早看透你，一年多我心裏就祇有你這麼一個爺兒們。我閉着眼睛哄自己，我想着你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。我一輩子祇要依靠着你過日子，就什麼也不怕，什麼也不愁了。誰知道天叫我睜開眼，你原來是個嫩雞子。

兒，經不住石頭一碰。自從上回回娘家，遇見了鬍子，鬍子真是來得好哇！一下子就讓我看出你的屎渣子來了。

（痛苦的）四姑娘！

孫 史

（一股勁兒的說下去）你一見他們，嚇得就會哆嗦。倒不是我，仗着有你在旁邊，一點也不怕。我說「你們要拿什麼就拿吧」。可是我一說話，他們眼睛就釘上我了。後來他們把我一個勁兒往樹林子裏拖，我連踢帶咬的掙也掙不脫。我心想，你怎麼不上來救我呢，就眼看着我給他們搶去？誰知道你就會在後面喊救命，手跟腳就像讓人給細住了似的。後來要不是湊巧碰見金營長，祇怕我早死了。哼！就是不死，你又上那兒去找你那個四姑娘呢？

孫 史

那時我手裏一點傢伙也沒有：你還有胳膊，你嘴裏還有牙，難道就管吃飯？要是我看見你給人家搶去，我打不過他們，趕上去咬也咬他們幾塊肉下來：（痛苦的）自從那回回來，我就想，我從前的想頭都是錯的。一個大男人連自己的媳婦都保不住，還算什麼男人。我恨自己沒有眼睛。從今以後我這條命算是檢來的了，我要再着我的性命兒樂。我要氣死那些錯披了男人皮的爺兒們。我整天整夜不睡，我像個爺兒們的整天在外邊跑馬打槍。我跟金營長來往，就因為他還罵我。爺兒們，看着這眼。我以後還要跟成千成萬的爺兒們

來往，祇要我高興。

史 (痛苦已極。) 四姑娘，你，你：

孫 (迎上來。) 我都說了。你是我的掌櫃的，你可以把我絞了、剮了、宰了，屋裏有的是繩子、剪子、刀子，隨便你，我聽着你呢。(她眼睛亮晶晶的凝視着他，含着一線痛苦的期待之光。史長與全身都癢癢着，木立不動，臉色非常怕人。這老實人被迫得站在同樣強烈的愛和恨之點上，彷彿在作最後的掙扎，立刻就有所決定的樣子。孫四姑娘帶着一種奇異的渴求的表情，貓一般的偎近他，幾乎是誘惑性的) 你動手呀，你打呀，你拿刀來呀，再不然你拿鞭子痛痛快快的抽我一頓。這麼一個賤娘兒們，你難道着着不生氣嗎？你不想砍她一刀，揍她一頓，給她一點苦吃，出出氣嗎？

史 (向後退縮，突倒在桌上，嗚咽。) 啊！不，你別這麼逼我，四姑娘，我不怨你，我祇怨我自己。

孫 (眼光黯淡下來，失望的) 什麼，你？：他一點不氣，他一點都不懂得什麼叫恨

(突然狂笑起來) 哈哈：我怎樣激他，他都不生氣。(冷酷的) 哼！沒有一點氣性的窩囊廢！你簡直錯殺了一張人皮。我恨！

史 (緩緩的站起來) 四姑娘！現在我覺得心沒有什麼可說的了。我們夫妻的緣分大概是真滿了。

孫 (翻白眼) 這字句的意義。) 你說什麼，緣——分——滿——了？

史 (苦笑) 是的，我在這兒對你也沒有好處，我早就在打算，我想我還不如：哦，我忘了一樣東西。(入店內。)

孫 (蔑視的) 諒你也作不出什麼嚇人的事來。(走了兩步，懷疑的。)，我倒要瞧瞧他到底會幹些什麼。

史 (出，揀着一個包袱。四姑娘！這個家我算是丟給你了。錢，米，你都知道擱在那兒的。我走了以後，你好好的過吧。

孫 什麼？你要走？你上那兒去？

史 (苦笑) 我要走了。上那兒去我也不知道，走着瞧吧。橫直到那兒我總有信給你，你放心。我走了，別的都是小事，就是你自己的身子，往後你可得好好的愛惜。

孫 謝謝你，這個用不着你管。

史 可是，那個孩子總是我的呀！

孫 哼！你就知道他是你的嗎？

史 (變色) 好，好，那我就沒有什麼不放心的了。我走了。(拿着包袱急下。)

孫 (怔了一怔) 你：(趕上兩步，又頹喪的走回來，坐下，忽然抱膝仰天大笑。) 哈哈！這一下子到底戳着他的心了，沒用的東西！(蔑視的) 這個蠢瓜，他爲什麼不揍我

一頓呢？他要是真揍我一頓，說不定我反倒喜歡他一點了。（陡停，不安起來。）他不肯……？不，他沒有那付胆子。……他是真走了，他還帶着個包袱。……（嚥住。）

（這時天色更暗。樹上有烏鴉歸巢，呱呱的叫了幾聲。黑暗的天邊扯了兩下白閃，一陣雨先鋒的風涼颯颯的吹過來，四姑娘突然打了一個寒噤。）

好冷！天要黑了。（感到空虛和孤寂）不行，我得去追他回來，我不能就這麼讓他走了。（立。忽聞近處馬蹄聲。）誰？他來了！我的天，這時候他來幹嗎？

（馬蹄聲止，一個人影閃上。孫四姑娘躲不及，正好跟來人撞個滿懷。這人一身戎裝，原來就是金營長。）

金 我的四姑娘，你想往那兒跑？（拉住她的手。）

孫 （掙扎）放開手，放開手！我要喊人了。

金 （鬆手）怎麼？你的掌櫃的在家？

孫 （整理衣襟。）誰叫你這麼有天無日頭的胡來的？我告訴你，從今以後，你是你金營長，我是我孫四姑娘，咱們算吹了。（欲下。）

金 （拉住她不放）喲，喲，別生氣呀，祇怪我今天沒空陪你騎馬。老馬回去一說，我就知道你生氣了。我不再趕緊就來了嗎？

孫 （發急）你這是怎麼着？人家有事，別在這兒胡攪合，真討厭！

金 怎麼？你討厭我？你又另打了注意了？

孫 （急欲脫身。）對啦，我另打主意了。你怎麼樣？你看，那邊誰來了！

（金營長回頭去看，孫四姑娘急一溜煙的下。）

（遠處的聲音。）掌櫃的，你回來！我有話跟你說。掌櫃的，你回來！（聲漸遠，隱約不可聞。）

金 （莫名其妙的呆立着）這算那檔子事？（搖搖頭）這種娘兒們真他媽的邪門兒，誰也猜不出她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麼藥！（垂頭喪氣的緩步而下。）

——幕落——

第二幕

時 初冬、月夜

地 同前

人 賣唱男女

孫四姑娘

魏大媽

何禿子

金營長

景 同前，可是氣象大變，門前成了一片空場，方桌長凳和掛着的市招都已沒有。大門緊

閉着。月光冷清清地照着這座房子，像一座古廟。

（幕啓，遠邊有二胡的聲音拉着「孟姜女」小調。史長興酒店左右寂無一人，祇有月光照着這座黑漆漆的房子和門前一片灰白的空場。賣唱男女上。瞎老頭兒拉着絃子，

小姑娘打着板，兩人卻拖着疲乏的腳步，像影子一般寂寞而又輕悄的從史長興酒店前直走過去，誰也不看它一眼。等他們下去不久，遠遠又聽見小姑娘唱着「孟姜女」那一成不變的哀怨的歌聲。二胡及歌聲漸漸減滅下去，屋裏有嬰兒的啼哭聲，和母親唱着催眠曲的聲音。啼聲漸止，屋裏靜了一會，那兩扇緊閉着的大門忽然開了，孫四姑娘從裏面悄悄的走出來。

她這時祇穿着一身家常的粗布衣裳，頭上釵環俱無，不假修飾。月光照在她的臉上，顯得有點蒼白，眉目之間籠罩着一團柔和冷靜之氣。她彷彿變了，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出從前那種鋒芒畢露、咄咄逼人的神情。她輕輕倒帶上門，把耳朵貼在門上聽了一會，裏面聲息俱絕，回過身來長吁了一口氣，抬頭看了看週圍，然後慢慢走到空場上。這時遠處二胡的聲音又起，她慢慢移到一棵樹旁，倚着樹幹聽着，若有所思。魏大媽上。）

魏

（在樹旁發現了她）喲！四姑娘今天倒高興，這早晚還在外邊呢。

孫

我剛出來一會。

魏

小真兒睡着了？

孫

可不是，鬧了半天，好容易拿奶把他哄睡着了，我纔出來。今天晚上好月亮！

魏

是呀，您也該多出來走走。可憐，從前多活潑的一個人，現在弄得整天大門不出，二

校 (小)

門不遠的，真太難了。虧您也悶得住。

孫 (微笑) 我一點也不悶。天天漿漿洗洗，燒飯作業，空下來再做點活計，和小興兒撮合撮合，日子倒過得很快的。

魏 (點頭噴嘴的) 提起您的活計，真愛死人。上回您撈的那對枕頭我拿到鎮長張太爺家裏去賣，那位張奶奶一見就誇得了不得，說：「這是誰做的，那麼巧的手」？您不是囑咐我不准提名道姓嗎？我祇推說是我鄉下一個窮親戚做的。她馬上留下了，說是小姐要出關，要做嫁粧，以後的活兒還多着呢。喲……那枕頭工錢呢？(搜徧全身) 噢……那兒去了？您看我真老糊塗了，我就是爲了給您送工錢來的，怕不又把錢給摺在家裏了，我給您拿去。

孫 (止住他。) 不用了，那錢就留下給你買點油鹽吧。我不等那錢使，我做活不過是爲的解解悶。現在他與兒的爸爸又不在家，酒鋪的買賣也不做了，你叫我整天在家裏幹嗎？

魏 (怔了一會) 可姑娘，這錢我可不能拿。別說一來這是您拿十個手指頭做出來的錢，再說史掌櫃的又不在家，那有不短錢使的。這可萬萬不能，照您說的，我不成了活強盜了？往天我受您的周濟，如今可……

孫 別囉嗦了！……你聽！唱唱的！

（二胡聲又起，拉着「四季相思」，有一個粗啞的男人嗓子在跟着唱。）

春季裏相思豔陽天，百草呀回頭徧地鮮。柳如煙呀！我郎呀，一去爲客在外邊。梳妝懶打扮呀，菱花鏡無絲呀，可憐奴，打扮嬌容無人見；可憐奴，枉自是個女天仙，

……

眾聲（哄笑）好好……唱得好！（搦戰聲）七個巧，八匹馬……

孫（若有所觸）這是誰？這早晚唱得這麼熱鬧。

魏 您還聽不出來嗎？唱唱兒的就是那個不好種（北方土語，不好音爲「不好種」謂「壞坯」歹人也）何禿子。您這邊的酒鋪子歇了，街那頭又新開了一家酒鋪，那些灌貓尿的漢子們，又一窩蜂到了那邊去了。

孫 哦！（慢慢的在石頭上坐下。）

魏 怎麼？您不大舒服嗎？

孫（半自語的）要是與兒他爸爸回來了，他該怎麼樣？

魏 那還不是心疼嗎？真的，這會子只掌櫃的要回來了，看見四姑娘這麼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的在家裏做事，帶孩子，他該多喜歡？再說還有個白白胖胖的小小子，多叫人疼。我想他一定後悔，早知如此，就好好守在家裏做爸爸，何必跑到外邊去風裏雪裏的受苦。我原勸過他，小倆口兒鬪嘴打架也是常有的事，就是別頂真。我原說四姑娘

孫 也不是那樣的人，這不是全應了我的話啦！他走後這幾個月，您瞧……
得了，大媽！話也不能那麼說，與兒他爸爸要是沒有這一走，我倒許沒有這麼安詳自
在。

魏 (怔住) 那……那……那……

孫 他在我面前的時候，我覺得他討厭，可是他一走，我反倒想起從前的好處來了。

魏 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

孫 (立) 大媽，您上了年紀，不懂得年輕人的心。

(不服輸的。) 您說我老守晦了，不懂您這些繞圈的話；可是要說我這雙老眼睛不認識人，我可不甘心。您可不知道外頭那些壞兒們的嘴夠多缺一，提到您，就那麼嘖嘖着嘴：「嗚！那……那……」我也說不上來。饒您這半年多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的，她們還在那兒說混話，說什麼男人走了，倒在那兒裝起賣花關女啦！裝得好哇！指不定天天又有多少野漢子從後門溜進去啦！這惹不得，真我也罵在裏頭，說就某我這個老鴿子拉的皮條。您聽聽這話氣不氣死人？紅嘴白牙，真是說死人不償命。幸虧我就住在緊隔壁，那點我不知道？史掌櫃走了以後，那個何瘋子，還有那位金營長，不知來攪了多少回，您一死兒就是不見，規規矩矩在裏帶孩子。誰說我 雙老眼睛看錯了人？我就說四姑娘不像個狐狸精坯子，從前祇是一時妖魔附體，迷了本性。您看，

要照您現在這個行徑，人家寡婦守節還沒這麼認真呢！就豎面貞節牌坊也是……（想過話頭來）該死！我怎麼咒您是寡婦，我真是老悖了。

孫（給她引得好笑起來）得了，我的姪大媽，您別儘在這兒嘔我了。像我這樣的人，可是想豎貞節牌坊的？別給人家笑掉牙了。人家愛怎麼說就怎麼說，我可不是一個怕人家說閒話的。從前與兒他爸爸在家，我都不怕人說，現在更不怕什麼了。我跟您說實話，我這個性子就是這樣，無論做什麼祇求自己心裏一個貼實，怎麼貼實我就怎麼做，別人怎麼樣說，我一概不管。連我都不生氣，您還氣什麼？我不是囑咐過您，叫您在人前少提我嗎？誰叫您儘去聽那些不打擊的話。

魏（唧噥着）這麼說，倒是我的不是了。我實在沒您那麼大的氣量，祇覺得替您怪窩囊的慌。

孫（笑：拍拍魏大媽的肩膀。）得了，我的好大媽！我知道您是向着我的，還不成嗎？這不結了。

孫天到底涼了，我可要進去啦！待會怕小與兒醒了，大媽您不進來坐坐？

魏不啦！我這就把枕頭工錢給您送來，等明天怕又忘了。

孫說不用了就不用了。得了，明天見！（推開門進去。）

魏那是什麼話！說送來就送來。（其實四姑娘早已進去了）唉！四姑娘真是個好人，爽。

快，心限兒好。菩薩保佑她的孩子狗頭狗腦，無病無災的，叫他們夫妻早點團圓。

（一邊自言自語的叨嘮着，欲下。）

（何秃子上。他喝得醉醺醺的，歪戴着鴨舌帽，哼着小調，一溜歪斜的走來。）

何 思想起當初呀，好一對並頭蓮呀，奴的天天吶……（攔住魏大媽的去路）喲，魏大媽，深更半夜的，您還在這兒幹什麼？（看了房子一眼）哦！您在這兒把着風呢？請問今兒晚上屋裏的是誰呀？

魏 （發急）您這是怎麼說的？好狗不攔路！

何 （揪住不放）噯，噯，噯，我是說，要是今兒晚上沒有人，您看我怎麼樣？（拍拍口袋）這兩天，大爺我可有的是錢吶。

魏 （避開他）你這個不得好死的！那兒去灌飽了貓尿，滿嘴裏胡說八道，也不怕叫閻王爺割下舌頭去！（急下。）

何 （吐一口痰在地下）呸！去你的吧，你這老搗子！偏你看不起我何大爺。（跑去推推門，門門的緊緊的。在房子四圍察看了一番。）她睡了？我就不相信她真的甘心守他媽的一輩子活寡？那麼一個知情識趣的人。呸！單瞧不起我姓何的。（摘下帽子，拍着自己的光腦袋。）我姓何的除了是個秃子，那點配不上你？（指着房子）你說，吃、喝、玩、樂、吹、拉、彈、唱，那點不精？那點算不得一個風流人物？你說……

：（忽聞遠遠有馬蹄聲）什麼？他來了？姦夫來了。哈哈！這小子今兒可碰到我手上了。（慌忙之間找不着武器，前去攔阻那姦夫不讓。）說着也不顧也行。（酒後無力，沒法動，自己反而跌到地。）滾你滾的一邊兒去罷！大爺都不動你，罵也罵你兩句出出氣。（昂然站在馬上等着。）

（馬蹄聲戛然而止，金營長上。這時幾個哨兵拿着長兵刃繞地軍人的模樣。他約莫有三十來歲，身體高大，肩寬胳膊粗，非常矯健。臉上面色紅潤，黑裏帶紫，兩道濃眉，一雙大眼，永遠光彩射人，掃視着一切，彷彿在馬兵操似的。走起路來永遠昂首挺胸，跨着大步，步步落實，全身充滿了精力。因為體魄強，所以總是樂觀、自信，而且慣於命令別人。他不慣和女人打交道，也可以說他不大看得起女人。女人像一根又脆弱又細小的綉花針，想着自己那雙蒲扇大，強有力的手要是拿一根綉花針，總像不稱符可笑。那是祇適於拿槍桿和指揮刀的。但是他就偏遇見孫四姑娘，她不像針，而像綉花針鑄成的釣魚鈎，鉤着他心上的某一點，雖祇鉤着那一點點，但他竟無法擺脫。他恨自己輕弱，又奇怪那來的這個力量，可是這力量老拉着他走。瞧！他自己現在不又到這兒來了嗎？他懷着一個熱切的願望，匆匆走來，一眼就看見馬上挺立着一個人。）

金

（一怔，站住，低聲喝問。）你是誰？

何（瞪眼）我就是我，怎麼樣？（故作尋常）唉，我說誰，原來是金營長！這早晚您

一個跑到這兒來，有何公幹……

金（不耐煩的）我……我有點小事。（想去拍門）

何（將身子擋住）請問是什麼事？

金（微怒）你管我有什麼事？走開！你是那兒來的野小子，站在這兒幹什麼？

何您要問我在這兒幹什麼？我倒要先問問你到這兒來幹什麼？

金（怒）混帳東西，你專在這兒胡擾合，我可不能客氣了！

何（退縮）好好！您既然說不出是來幹什麼的，那就算我沒問得了。

金閉嘴！你給我滾開！

何好！好！滾就滾。（看他一眼，打着京錢的響白。）好夫哇！有朝一日落在我的手

中，我要將你碎尸萬段，纔消心頭之恨！（揚長而去。）

金這個混帳東西！（躊躇，四望無人，上前拍門，低喚。）四姑娘！四姑娘！是我，我

來了。四姑娘開開門！（屋裏寂無人聲）難道我不在家？（在場上踱着）可是今天我

無論如何得見她一面纔成，這怎麼好呢？……

（魏大媽上。）

魏（手裏拿着一把釘子，邊走邊數着。）一五，一十，十五，二十……

金 (迎上去) 借問一聲……

魏 (一驚，銅子撒了一地。) 這個死禿子你還在這兒！哦……您……您來了！

金 請問四姑娘在家嗎？

魏 她在家。

金 (喜) 那好極了。(又欲去拍門。)

魏 (拾着銅子) 金營長，您不必去打門，四姑娘準不見您。

金 這……我想她要是知道今天我是爲什麼來的，她一定會見我。

魏 那可難說，金營長。四姑娘自從她當家的出門以後，這半年多，從不見爺兒們的面。

白天，連大門也不出，天沒有黑就關上大門，誰叫門也不理；除了我，還常常來串個

門子。哼，饒我來，她還仔仔細細的盤問，非得聽明白是我的聲音纔開呢。

金 (煩燥的) 娘兒們真麻煩，又不是尼姑庵子！

魏 (肯定的) 跟尼姑庵子也差不多，我勸您還是請回吧。

金 (來回踱着) 不，今天晚上我非見她一面不可……(忽然計上心來，向魏) 您這個好

大媽，求您一件事行不行？

魏 (驚) 您找我有什麼事？您吩咐吧！

金 我求您去替我叫開門。

去叫門，您可先在一邊躲起來，等我把她調到離門口遠了，您再出來。要不然，她抽冷子又跑進去把門門上，那可就別想她再來開第三回門了。

金 好，就這麼辦。（找躲的地方。）

魏 （欲去拍門又退下來）您可說過，您祇跟四姑娘說幾句話就走的？

金 說話算話。你怎麼那麼囉嗦！（藏在屋角）您拍門呀！

魏 （自言自語）我背上都出了冷汗了。（嗽清喉嚨，上前拍門。）四姑娘！開開門！您睡了沒有？

孫 （半响，在屋裏）是誰？是魏大媽嗎？

魏 是我，四姑娘！您開開門！

孫 （聲）您這會子又來，有什麼事？

魏 您那個枕頭工錢拿來了。

孫 （聲）我不是說過不用了嗎？您就是爲的這個呀！那明兒再說吧！我這會兒可懶得來開門。

魏 （連忙順着她說）不是儘爲這個事，我還有一件要緊的事要告訴您。

孫 （聲）什麼要緊的事？

魏 您先開開門，我好說呀！



孫 (聲) 等一會，就來了。

(待一會，孫四姑娘出現在門口。)

孫 大媽！什麼大不了的事，那個枕頭工錢……

魏 不是，咱們先不談那個。我剛纔可真看見一件稀罕的事……(四顧) 四姑娘，你站過

來一點，我告訴您。(招她過來)

孫 (走到場上) 外頭涼，您還不如進去坐坐。

魏 不用，我就這就走的。……(支吾) 四姑娘，您看今天晚上的月亮真好，照着滿地就像

白天一樣。

孫 大媽叫我出來，就爲的賞月呀？剛纔我跟您在這兒還沒看夠嗎？

魏 不是，呃……(話窮) 老實說我剛纔碰見金營長，他硬要……(改口) 他從這兒走過

去了。

孫 我知道，剛纔有人拍門，我聽着是他的聲音，就沒有來開。您看見金營長，又有什麼

大不了的。

魏 本來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。(想給金營長一個暗示) 我想我也該回去了。

孫 那麼您請吧。您真是有點老悖了，這一點子事也值得巴巴的跑來一趟！(轉身欲

魏 (發急，攔住她。) 四姑娘，別走，我還有幾句話，說完了我就回去了。

孫 (懷疑) 大媽，我看您今天晚上的神氣不對，怎麼那麼顛三倒四的，您痛痛快快的說出來吧！到底有什麼事？

魏 我說，我說……

(金營長從黑暗中跳出。)

金 四姑娘！

孫 (驚) 什麼？……哦！是您！(向他們兩人各看了一眼，有點明白過來。) 魏大媽！您說！這是幹什麼？

魏 (不敢蓋辯的) 我說，這回我可真該回去了。(逃一般的急下)

金 (近前) 四姑娘！你想不到我今天晚上會……

孫 住嘴！我先問你，你一個老總，深更半夜的跑到這兒來幹什麼？要來就光明正大的來，還得叫一個老婆子先來哄開門。哄開門又怎麼樣？別打算一個娘兒們就那麼好欺負！現在門是哄開了，人也出來了，你敢怎麼樣？

金 四姑娘！你先別發火，聽我說……

孫 (怒氣稍息) 金營長，我想我們也沒有什麼可說的。這些日子你來了，我沒有見過你，我想你心裏也該明白。我說過，從今以後咱們算吹了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。雖說

咱們認識一場，外人不知道的，老猜着是個不遠不遑，其實咱們的交情可是乾乾淨淨，當着眾人抬得起頭，當着這頭頂上的青天也不用臉紅的。既是這樣，咱們好來好散，沒有說「牛不飲水強按頭」的。要好，棍子也打不開；要不好，膠膠也粘不到一塊堆。你儘來撮合也沒用，緣分滿了！

金 這些我都明白，四姑娘，你是說到那兒做到那兒的。不過這些日子你躲着不見我，我可不明白爲了什麼。

孫 不爲什麼，就爲了我當家的出去了，我要守着牠回來。

金 你當家的走了，倒要守着牠。

孫 (微笑) 你也覺得奇怪不是？說老實話，我原來跟我的當家的就挺好。就是因爲那回遇見鬍子那擋子事，我纔恨了他。我不恨他別的，就恨他個老實無用。男子漢大丈夫，就是不頂天立地，也得跌得倒，爬得起，硬硬朗朗的。我一發狠，就故意生出法兒來激他。誰知道任憑我怎樣胡來，他總是擔竅下去，還總是一盆火似的趕着我。他越是趕着我，我越是氣他，到底他給氣跑了。……(透過一口氣，淒涼的) 他這一走，我的夢也醒了。越想越後悔；越想越對不起他。他待我的好處真是說不盡，數不完。是我坑了他的，是我害得他無緣無故的跑到外邊去受罪的。

金 (嘆口氣) 那麼說，咱們倆認識了一場，你壓根兒就沒往心裏擱？

孫 費了。咱們倆是朋友，史長興跟我是夫妻。

金 (怔了半天) 阿姑娘，你的心真狠，我今天算是白來這一趟了。(低下頭去。)

孫 (溫柔的安慰他) 我的金營長，你怎麼也那麼傻？你也不想一想，我是有當家的；再說你也不是沒見過娘兒們的，你又難受個什麼？難道你還有個什麼長久的打算嗎？

金 這我也知道，我也不是見了娘兒們就壓腰的。誰知道一認識了你，就有點不同了！我還想着你是爲什麼事恨了我，害得我好苦。我祇想：「人倫當面」，天大的事一當面就會消了。可是你老躲着我，一直到今天晚上……

孫 今天晚上可碰見那位好說話的大媽啦？算你好手段，是不是？

金 (苦笑) 對，今天不管怎麼樣，我總得見你一面，以後再見不見得着你，就難說了，見一見也不枉咱們認識了一場。誰知道你還是那麼離着我老遠的，就像這月亮，看得見，擡不着。唉！早知如此，不見你也罷，明天黑早咬牙一走，倒反痛快。

孫 明天你上那兒去？

金 明天我們的軍隊要開拔了。

孫 真的？好好的開拔到那兒去？

金 你不知道，現在中國和日本開火子，我們的軍隊就是調到前線去打日本鬼子的。命令很緊急，明天一早就得開拔。這一去，可不知道什麼時候纔能回到這兒。在這兒駐紮

孫

久了，和老百姓混得挺熟，說走，真彷彿有點像是離開了自己的家似的，唉！……金營長，我看你平時還像個爺兒們，酒得開，放得下的，今天爲什麼也祇管這麼粘粘糊糊的？營了兵，吃了糧，俗話說「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」，也得給國家出點力纔對。舅子漢大丈夫，總得轟轟烈烈的做一番事業，纔不枉爲人一世。千萬不能讓我們這些三縷梳頭，兩截穿衣的娘兒們笑話。別瞧不起女人，現在聽說也有女兵了。女人也得有志氣，纔不靠白吃世上的大米飯。難道你儘想駐紮在這兒，整天肉散骨頭酥的過一輩子嗎？

金

四姑娘，你這番話真不像從一個娘兒們嘴裏說出來的，我算佩服了你。（振作起來）你以爲我是怕生怕死的？怕死就別吃糧。你真不知道我們接着命令的時候多麼高興。弟兄們也鬧得膩了，一聽說要打仗就像好馬上了鞍子似的，四隻蹄子亂蹦蹦，那股撒勁兒，真說不上來。何況這次又不比往常，姓李的打姓張的，這次可是去打日本鬼子。提起東洋矮鬼來，誰不心裏恨起。這些年欺負我們中國，糟蹋我們的老百姓真欺負的夠了，這回可讓咱們狠狠的出口惡氣啦！你真沒有看見弟兄們那股樂勁兒，人人跑進跳出，嘴裏祇管喊着：「打鬼子去呀！」「打東洋矮子去呀！」……就跟瘋子似的，鬨也攔不住。

孫

這不結了。這纔算有志氣的，這纔合我的胃口。等你們打了勝仗回來，我給你們預備

好酒接風。我這酒餚子雖然收了，好酒卻還有的是。

金（豪爽的大笑）四姑娘，真你的！說話做事都那麼叫人心裏痛快。到了那個時候，你該不會又躲着不見我吧？

孫得了，這有什麼可笑的，你們替國家出力，我們做老百姓的連給你們接風還不應該？

金（正色）四姑娘，真想不到你這麼有胆量，有見識。我往日看錯了你了，從今天起我真想把你當作一個朋友看待，這麼一來，越發讓我忘不了你了。

孫得了，我的金營長，朋友也好，什麼也好。你從鬍子手裏救出我來，我也不是個忘恩負義的，這一點事我也一輩子忘不了。……可是時候不早了，你明天要開拔，今天晚上一定還有許多事要料理，我勸你還是早點回到營裏去。我也不能在這兒老陪着你說話了。（起身。）

金（走近他）怎麼說咱們就這麼分手了？

孫可不是，要是沒的話，等你打了勝仗回來，咱們再見。

金（熱情的）四姑娘，難道你真是一塊石頭？咱們好了一場，那能這麼說走就走呢？

孫（一下子回轉身來。）那麼？你要怎麼樣？

金（給他的氣惱嚇住。）我要……我要你給我一點紀念物兒，好讓我以後時時刻刻想到你。（拉住她的手。）

孫 什麼紀念物兒，嗚念物兒的，我孫四姑娘就憑的是這一顆心！

金 我要……（近前。）

孫（厲聲）走開！你這個盜東西！你想幹嗎？（掙脫）咱們好，一向都有個尺寸，到了今天，你是想把咱們以前的一段交情毀了，叫我想起來就恨，是不是？

金（痛苦的）四姑娘！你真狠心。

孫 乾脆一句話，咱們好來好散！（口氣轉溫和）得了，省得你說我不夠朋友，明天我能來送你。今天我站在這兒，看着你走，就算我心裏送了你了。

金（無可奈何的）好，我這就走，那麼，四姑娘！咱們再見！

孫 再見！

（金營長無精打采的往外走了幾步。孫四姑娘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禁哈哈的笑了兩聲。）

金（止步回頭）四姑娘！你笑什麼？

孫 我笑你此去是要衝鋒打仗上火線的，可是你這會兒走，卻像個要上轎的大姑娘似的，怎麼不叫人好笑？

金（低頭，繼而滿面嚴肅的凝視着孫四姑娘，緩緩走近她。）四姑娘，你該笑，笑我一個男子漢倒不如你來得硬朗。從來的時候起，我一肚子的窩囊，現在都給你這一團正

氣給冲散了。話說回來，姓金的除了在四姑娘面前低過頭之外，走到那兒，都沒讓人說過一聲不好種。好！四姑娘！你放心，我這次要不殺他成千成萬的鬼子回來，我決不來見你。（向她伸出手來。）

孫（熱情的與他握手）有種！金營長。咱們總算沒有白認識了一場，但願你馬到成功，旗開得勝！

金（仗你的金言！我走了。（雄糾糾的正欲轉身。）

孫（忽然想起）慢點！我想我現在可以托你一件事了。

金（喜住）什麼事？四姑娘吩咐罷！

孫（沉吟）與兒的爸爸出門大半年了，祇來過一封信，說他也在什麼第十三師裏吃了糧。現在一直沒有過信來，也不知到那兒了。我想你們都是同行的，也許好打聽，要是你什麼時候知道了他的下落，千萬給我捎個信來。

金第十三師？第十三師早已開到前線去了，聽說那一師的犧牲很大，我們這一師就是去補充他們的。哦！他也在十三師，這可……好，我准替你辦到。

孫他也上前線了？那說不定你們還會碰見。

金（苦笑）能夠在前線碰見，那更好了。四姑娘還有什麼吩咐的？

孫沒有了，謝謝你！

金 四姑娘再見！
再見，金營長！

（金營長跨着大步急下，孫四姑娘呆立在場上。一會兒馬蹄得得聲又起，慢慢的由近而遠，以至於寂滅。孫四姑娘一直到馬蹄聲完全聽不見了，纔透出一口長氣。魏大媽悄上。）

魏 （趙趙不前）四姑娘！

孫 （平淡的）你還來做什麼？

魏 （自首的）四姑娘，我真不是人，我越想越對不起你。你待我這麼好，我反不識好，幫着金營長哄你。（掏出那兩塊錢）就是這個東西害的我，一時鬼迷了頭，讓它給賺住了。難怪人家說錢不是個好東西。這回可真給自己打了嘴了，我是一個老鴿子！一點也不錯，我真是個老鴿子。（硬咽難言）四姑娘，現在我情願認打認罰，你可千萬別生氣，祇怪我這個老不死的糊塗，你且擔擔這一回。

孫 我沒有怪你，你放心吧。金營長今天來了一趟也好，我還順便託了他一件事。

魏 （喜）真的？（如釋重負，連忙又把錢揣在懷裏。）說老實話，金營長在這兒說着話，我也在老遠的聽着哩，爲的怕他是個老鴿，說不定動起粗來，你萬一鬧不過他，豈不更添了我的罪過？

孫 (逗她好玩) 他要是真動了粗，你看見又怎麼樣？

魏 (忸怩地) 那……那我就喊救命。

孫 (忍不住笑了) 大媽！你別在這兒嘔我了。

魏 我一直瞞着他走了，我纔放心。說起來他怎麼走得那麼快？

孫 他們明天要上火線去了。

魏 阿爾陀佛！又打仗！今天我打我，明天我打你，打去打來，吃虧的還不是我們老百姓

？照這……下去，什麼時候纔算了事？

孫 這回可不同了，說是去打日本鬼子呢！

魏 (睜大眼睛) 打日本鬼子？

孫 是呀！

魏 哦！怪不得人家說城裏都到了逃難下來的人，還說了半天山海經，說東洋兵一到怎麼

怎麼兇，怎麼怎麼惡。阿爾陀佛，真是劫數！

孫 日本鬼子的故事，我們還聽少了嗎？殺人放火，見了女人就踹，簡直比鬍子還可惡

一萬倍。(興奮) 打日本鬼子去的都是好漢。金營長去了，他的弟兄們去了，大媽，

說您不信，與兒的爸爸也去了呢。剛纔金營長跟我說十三師，就是與兒他爸爸的那一

師，早開到前線去了。

魏 怎麼史掌櫃的也上前線了？

孫 嗯！誰也想不到他那麼一個胆小怕事的人也會上了火線。我要不是有個與兒拉住我的腿，我也能去。我去幫着他們打日本鬼子。我會騎馬，會放槍，我就不信我比不上他們爺兒們。大媽，我常常恨，爲什麼有些事，就許爺兒們做，不許咱們做。咱們那點兒不如他們？不是聽說現在隊伍裏也有女兵了嗎？（轉而嘆口氣）咳！我現在也不起那些念頭了，我祇把小與兒好好的帶大，對得起他爸爸就得了，儘等着他們打仗的得勝回來，……（忽聞屋裏兒啼）不好了，小與兒醒了，我這工夫可真得大發了。（向屋內跑去）寶貝！別哭！媽來了。（欲入，站在門邊）大媽！您也該回去歇會兒啦！（奇怪的問）唉！您說，四姑娘，日本鬼子要是到了咱們鎮上，咱們怎麼辦？

魏 （笑）大媽就愛這麼胡思亂想的，那那麼容易就來了。

孫 魏！要是真來了呢？不得不防備呀！

孫 那——

孫 那，走着瞧吧！（反身入內，門閉。）

（魏媽一人在那兒呆立凝想，幕下。）

第三幕

時 春天、午後

地 同前

人 行人甲、乙、丙

孫四姑娘

日兵甲、乙

翻譯

魏大媽

何禿子

日軍官甲

鎮長張太爺

景 同前，孫四姑娘家大門緊閉，與前場無甚變化，惟屋角後新添了一個麥堆。

(幕啓：遠處隱隱有零落的鎗聲，行人甲背着一個小包袱急上，迎面碰到從另一方向跑來的行人乙。)

行人乙 李大哥，什麼事？這麼驚慌慌的？

行人甲 (喘着氣) 昨天不是說日本鬼子進了縣城嗎？今天聽說要到鎮上來搜查，我想到

鄉下去躲躲，等風頭過了再回來。

乙 老哥！你的胆子，怎麼這樣小哇，剛纔鎮長不是出了布告，又叫人沿家告訴，說不用

驚慌，城裏已經在安民了。鎮上有張太爺維持，準不礙事。剛纔我又聽說張太爺今天

一黑早就去請日本兵來安民，我想現在許不大要緊了你還往鄉下跑個什麼？

甲 (將信將疑) 還是小心點兒的好，話都是說說好聽的。(低聲) 日本鬼子的事靠不住，

來了說不定還有個人仰馬翻的。對不住，我要走了。(欲下。)

(魏大媽上，驚慌慌的一把拉住甲。)

魏 李四，你跟我說說，咱們這兒到底要不要緊？

甲 (急欲脫身) 誰知道哇！你去問他吧。(下。)

魏 (真的就去拉住乙) 你說說，要不要緊？

乙 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我都不怕，你一個窮老婆子還怕什麼？

魏 聽說日本鬼子見了女人就……

乙 你都能做他的奶奶啦！擔個什麼心？

魏 聽說日本鬼子……

乙 你少說點日本鬼子吧！要是真讓鬼子兵聽見了還了得！

（行人丙上。）

乙（急攔下魏迎上去）趙老三，有什麼信兒嗎？

丙（搖頭）沒什麼信兒，就說張太爺去請日本兵，快到了，叫大家擺香案預備迎接。

（低聲）還有一件事，聽說張太爺雖然跟日本人講好了，可是卻把自己的奶奶姑娘，悄悄送到鄉下去了。大家猜想，像咱們爺兒們大概不要緊，娘兒們總還是躲一躲的好。

聽說日本人見了女人，就像蒼蠅見了血似的，不論老的、少的、醜的俊的都不放過。

魏（驚慌起來）天啦！這可怎麼辦啦！

乙 走，走，咱們再打聽去。（推丙同下。）

魏（轉身去拍四姑娘的門）四姑娘！四姑娘！快開門！快開門！

孫（在屋裏）誰呀！

魏 是我！快開門！唉！到這個時候還把門關得這麼緊，幹什麼呀？（孫四姑娘開門出來，她比從前更加蒼白而瘦削，頭髮亂蓬蓬的，眼睛有黯失神。）

孫 大媽！藥買來了沒有？

孫 大媽！藥買來了沒有？

魏 我的姑奶奶，還談什麼藥哪！這兩天誰還做買賣呀？日本兵要到咱們鎮上來了，來了

還有個好的？快點收拾收拾跟我一塊兒到鄉下去躲躲吧！

孫 (失神的) 我不走，我走不了。小興兒病得這個樣子，吹了風更不成了。

魏 這個時候，還是小孩要緊，這是大人要緊！

孫 小孩要緊。要是金營長信上的話靠得住，他的爸爸已經都陣亡了。我一想起來就難受，雖說他爸爸是死在前線上，給日本鬼子打死的，可是歸根結底還是我害的他。

(嗚咽) 他的爸爸一死，史家就剩下小興兒這一條根，我要再不好好把他帶大了，怎麼對得起他爸爸？

魏 我的姑奶奶！且願眼前要緊，別儘自想着自己的百年之計了。來，來，我幫着你收拾收拾，咱們快走。

孫 大媽！您要走您走吧！我是決計不走的。

魏 我一個窮老婆子怕什麼！我要不是爲你，我走個什麼勁兒？

孫 我是不走定了。我要守着小興兒，我要守着這塊地方。這兒是我的家，我要死，也得死在這塊土上。

(行人乙、丙奔上。)

丙乙 來了，來了，快走！快走！

魏（拉住他們）什麼來了？

乙（日本兵到了，快走！快走！）（與丙急奔下。）

魏（你看，你看，日本兵已經到了，還不快走，我的祖奶奶！（跺脚。）

孫（仍不爲動，茫然的）已經來了走也沒用。這有什麼怕頭，大不了是個死吧！連死都不怕，還怕個什麼？（小路那邊，有嘈雜的人聲。）

魏（真來了，這可怎麼辦？天啦！咱們往那兒躲呀？

孫（神經質的笑着）不用躲，讓他們來吧！

（人聲漸近，裏面有何禿子的聲音。）

何（聲）就在前邊，到了，包你有花姑娘就是了。

日兵甲（聲）有花姑娘？

何（聲）有，有……

魏（把四姑娘往門裏推）進去吧！快把門門上！（孫入，門關上。）天啦！我可怎麼好呢？

（四處找躲藏的地方）（何禿子領二日兵上，魏大媽慌不擇所，往屋後的草堆裏撥去。）

日兵甲（瞥見）這裏有！（日兵乙把魏大媽拖了出來。）

魏（渾身亂抖，跪在地下。）東洋老爺饒命呀！我是一個窮家老婆子，饒命呀！東洋老

爺……

日兵甲（失望）一個老的！（向何用長槍威逼着）花姑娘？花姑娘？

何乙（陪笑）不是她！花姑娘在那屋裏呢！

魏（拚了命喊出）沒有，那屋裏沒有，別信他的話。

（二日兵望着何禿子。）

何 別信她的話。有，說有就有。

（二日兵把魏大媽推開，儘自去打門，推不開，就用長槍托來砸。）

魏（一把揪住何禿子）你這一個喪盡天良的狗東西，四姑娘與你何冤何仇？要你這樣害

她？

何（把她推在地下）你這個老鴿子，活得不耐煩了！揍死你這個老不死的，與你有什麼

相干？

（日兵已將大門打開，魏大媽叫了一聲，掩上臉。日兵把何禿子推在前面走，三人一

同進屋去。外邊魏大媽一人癱瘓在地，屏息聽着屋內的動靜。屋裏這時笑聲罵聲及種

種騷擾的聲音大起。）

日兵甲（笑聲）哈哈……哈哈……花姑娘……

魏乙（聲嘶力竭，只你這個禿子，奈得正好？（接着有重物落地的聲音。）

何（呼痛）嗚嗚，媽呀！

(腳步聲，嬰兒啼哭聲，揪打聲。)

日兵乙：(罵聲)八格野鹿！

日兵甲：(猶笑聲)哈哈！哈哈！……

(接着又是揪打聲，嬰兒哭聲愈劇。)

(忽然尖銳的高叫起來)與兒，我的與兒，啊，我的孩子！

(一陣緊急的腳步聲，日兵乙在狂笑着，隨後有一個包裹樣的東西，從門裏擲了出來。落在場上的時候，發出哇的一聲，以後便無聲息。魏大媽急向前察看。)

魏：(叫了一聲)什麼，小與兒！(撫摸孩子，退後，掩面嗚咽。)天啦，他們把孩子活

活給摔死了。

孫：(在屋裏)你們這羣畜生，還不放開手！

日兵甲：嗷，嗷，嗷！……

何：(呻吟)嗷，嗷，嗷！……

孫：與兒與兒！我的與兒！(像老虎似的飛撲出來，一把搶起孩子，滿臉吻着。)與兒，

與兒，我的心肝我的肉，怎麼？與兒你……(她忽然住聲不喊，祇是身子漸漸癱軟下去，手裏的孩子也落在地下。她臉上掛着幾條血痕，愈顯得兩頰的慘白，坐在地下動也不動，兩眼直視着前面，像塊化石一般。)

魏 (嗚咽) 四姑娘！孩子不成了，活活給他們——這些天殺的……(這時日兵和何禿子三人早已陸續出現在門口，何禿子竊着一隻膠鞋，日兵甲一隻手上包着手巾，手巾上露出血跡，他向日兵乙激說着，打着手勢，表示這個女人兇得狠，拿出什麼東西把他的手刺傷了。)

何 (呻吟) 我的腿也殘廢了，他媽的，母老虎！

日兵乙 (怒罵着) 八格野處……(走近四姑娘，揪住她的頭髮往屋裏拖，彷彿他不甘心就此歇手。孫四姑娘閉着眼睛，毫不抵抗，任憑日兵乙一直把她向屋裏拖去。魏大媽這時突然來了勇氣，不顧命的趕上去。)

魏 救命呀！救命呀！……

(日兵乙正要用槍托打她，鏡長張太爺領翻譯和日軍官上，見狀一驚。日兵乙見了軍官忙放下孫四姑娘，和兵甲二人立正行禮。日軍官向翻譯皺着眉頭，咕嚕了兩句；魏大媽趕到張太爺身邊。)

魏 張太爺，你說鏡上的事都包在你的身上，你看他們一來，就出了這樣的事，人家的孩子給他們活活的摔死了，還要把人家的孩兒們……

張 (低聲囑住她) 少說話，別這麼大驚小怪的。(向日軍官) 小事，小事，不相干的。(指點着) 這兒從前是酒店，現在關門不做，這裏已經是市梢了，您還要到那邊去看看嗎？

(翻譯向日軍官咕噥了兩句，日軍官便裝腔作勢的，含糊罵了兩個日兵幾句，揮手令去，二日兵行禮下。何禿子一瘸一跛的，扶着牆根也想溜走，日軍官張了張嘴，翻譯接着喝問。)

翻譯 這是什麼人？

張 (替他回答) 這是本鎮的老百姓，我派他給「皇軍」帶路的。(喝何禿子) 你還不快滾？死在這兒幹什麼？

何 (啞啞連聲) 是，是，是。(忍痛跛行而下。)

翻 (向張) 以後的秩序問題，儘管請鎮長放心好了。

張 是，是。小事，小事。請到那邊去看看吧！那邊的小路是通鄉下的。

(日軍官走到孫四姑娘跟前，停步，兩手把她的下巴托起，仔細的看她。臉上現出淫猥的笑容，向翻譯咕噥了兩句。翻譯點頭不迭。日軍官回頭又向孫四姑娘笑了一笑，方始下去。翻譯向張耳語。)

張 (回頭看了四姑娘一眼) 這個……就交給我辦吧。(二人下。)

魏 (等到看不見他們的背影) 這一羣天殺的！活畜生！天呀！這是怎麼說的，還安他媽的民呢！(撲到孩子身邊，拍手打掌的哭着。)

我的乖，我活了六十歲，從沒見過這樣的事呀！叫我心裏怎麼受呀！……

孫 (她一直化石似的坐在一塊石頭上，彷彿一個局外人，這會聽到魏大媽一哭，反而厭煩似的) 大媽，你在那兒鬧些什麼？

魏 你看小興兒……

孫 (不動情感) 不是已經死了嗎？有什麼看頭。

魏 四姑娘，您得哭哇！我看您都急糊塗了。

孫 (嘴角歪斜着笑了一笑) 我一點也不糊塗，我心裏像一塊玻璃鏡子似的透亮。(起立) 興兒的爸爸在前線給鬼子打死了，小興兒如今又給鬼子摔死了，就剩下我一個人。

(狂笑) 哈哈……這下子可由着我的性子鬧了。鬧得天翻地覆，一點掛牽也沒有，哈哈！哈哈！好，興兒，你死得好。哈哈！……(突然停住笑，鼻子裏哼了一聲。)

魏 (畏懼的) 四姑娘！你瘋了？

(鎮長張太爺上。)

張 (走近孫四姑娘身旁咳嗽了兩聲) 呢……我說四姑娘！

(故作不識) 哦，您……您是誰？

(乾笑) 四姑娘，別說笑話，你連我都不認識了？

我從前自然認識您，您是咱們鎮上的鎮長；可是現在我可不知道您是什麼稱呼，自然就不敢稱呼您。



張（撫鬚，得達的）呃，這個……呃，笑話，笑話。從前地方上的事是我管，現在「皇軍」來了，什麼名義我個不管，反正鎮上的事還是我管就得了。呃……這些個你們不用問；不用問！

孫 哦！地方上的事如今還是您管，那麼，（指着地上的死孩子）請問剛纔這件事您管不管？

張 這個……這些事又是一等說法。

孫 哦，我知道，如今「皇軍」來了，您有的事能管，有的事不能管了，是不是？這麼說，我也想不到着向您訴冤，也不用着您來不痛不癢的勸我兩句，我蒙認了。（反身就坐。）

張 對，對，我早聽說四姑娘是個明白人，這會兒一聽你的話，果然，說得明白透頂，有用不着我多說了。呃……要你真是個明白人，我就再告訴你一件事，剛纔那位「皇軍」軍官，一眼就看了你。四姑娘，還說要請你四姑娘去……去做慰勞隊長呢！（乾笑）

嗚嗚！嗚嗚……

孫 什麼叫做張老歐？咱們可不懂這個。

張 呃……慰勞隊就是慰勞隊，那就是人家「皇軍」遠來乍到，一路上太辛苦了，餓到了咱們這兒，咱們就得派幾個人去慰勞他們的勞，給他們道道辛苦的意思。呃；你這麼一個聰明人，連這個都不懂？

孫 我不懂。那張太爺隨便派鎮上的張三李四去得了，偏找上咱們這些娘兒們幹什麼？

張 不，慰勞隊就要的是娘兒們。

孫 就要的是娘兒們？幹嗎非得要娘兒們去？

張 (有口無心的) 這個……這個……就是因為娘兒們心細、手腳細、嘴甜，會討「皇軍」

的喜歡。這個……「皇軍」要的是娘兒們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所以……這個……

(乾笑) 喝喝……

孫 別「所以」了，張太爺！我明白了，大概這個什麼慰勞，就是要娘兒們去陪那些日本

鬼子取樂，跟他們睡覺，對不對？

魏 什麼？去陪鬼子……

張 對，對，也差不多，也差不多，就是這樣。(乾笑) 喝喝！四姑娘真是個明白人。

孫 哦！我還當張太爺，是看見我的孩子給他們榨死了，來勸我的，原來還勸我去陪鬼子

睡覺哇！

張 (陪笑) 不敢，不敢。呃，四姑娘，咱們打開窗子說亮話，人家看上了你，點着名兒

要你去，這還不是一件天大的喜事，四姑娘的福氣。人家是個官兒，要是四姑娘慰勞

慰得好，少不得在「皇軍」面前，就是個數一數二的紅人兒；也少不得就穿金戴銀，

吃好的，喝好的。鎮上人誰敢不敬重你，都有我呢！再說如今這個年頭，什麼事都得

依着他們「皇軍」一點，不依着他們，不說你一個娘兒們插翅也難逃人家的巴掌心，就說鎮上的人吧，也許就都要遭瘟。呃！四姑娘，你就委屈一點，做一二次活菩薩，祇當是成全我們全鎮的人，你痛痛快快答應了吧。

魏 (忍不住插嘴) 張太爺，您說的那麼好聽，您怎麼不叫您自己的奶奶小姐也出來慰勞慰勞日本鬼子呀！

張 胡說……這個，這個……要你這老個東西來多什麼嘴！

張 魏大媽少說一句。(向張) 張太爺！您的話我都聽懂了。您張太爺在我們鎮上是世代書香，一位讀書明理、年高有德的人，平時誰敢不敬重您，抬舉您。像我們這樣的老百姓，哪在您眼角上。您往常打我們門口過，都得快點走，就怕我們這兒有什麼齷東西沾到您身上似的。聽說您還背地罵我是臭婊子，是不是？

張 (連忙否認) 這個……呃，沒有的話，沒有的話。

張 (仰着臉笑) 想不到到了今天，臭婊子也有了用了。想不到張太爺到了今天反一口一聲「四姑娘」「四姑娘」來求着我這個臭婊子了。

張 (攢眉) 呃……這個……言重！言重！

張 (正色) 可是張太爺，剛纔的那一番話，可真不像是從您嘴裏說出來的。您是唸書人，聖人的徒弟；我的當家的死了，您就該勸我守節，怎麼反勸我去做那種事情？您

也不用在這兒多說了，省得我們這兒的髒臭氣薰壞了您。您請吧！

張 這麼說，你是不答應去？

孫 嗯，雖說我是個臭婊子，天生的賤骨頭，可是願意不願意，還在我自己。

張 (冷笑) 哼！別不識抬舉，你不去也不行，非去不可。跟你好說沒用，待會兒「皇軍」就會派人來抓你。你不願意懣勞，也非硬叫你懣勞不可。

孫 (雙眼圓睜) 張太爺，我是個天生的硬人，別打算拿這些話來吓唬我。好說，咱們還能商量，要是講蠻來，那我寧可尋了短見，也不讓自己受一點委曲。(從懷裏拿出一把利剪來，向自己的咽喉刺去。)

魏 (向前奪取) 四姑娘，您千萬做不得。

張 (同時慌張的) 這是怎麼說，這是怎麼說。你死了倒不要緊，等會兒「皇軍」跟我要人，可怎麼辦？

孫 (大笑，把剪子往地下一扔。) 魏大媽，別着急，我是跟張太爺鬧着玩，吓唬吓唬他的。常言道得好，「螞蟻尚且貪生」，別說是人，我不那麼傻。

張 (拭汗) 四姑娘，鬧着玩也沒有這麼鬧的，真把我吓着了。說得是呀，四姑娘這麼年輕，這麼漂亮，要是一下子尋了短見，豈不可惜了的。

孫 我也想開了。既是張太爺這麼苦苦的向着我說，今天看在張太爺的面上，我算答應

了。

張（出於意外）怎麼，你真的答應了？

魏四姑娘，你怎麼……？

孫我又不是什麼黃花閨女，現在就刺了我一個光人了，什麼事做不得！

張（大喜過望）今天總算四姑娘賞臉。你真是個明白人，省了我許多麻煩。呃，可是人家官兒說的，要去馬上就去，今天晚上得趕到營裏，讓我給帶路。

魏馬上就去？

孫那都好說，遲去早去，總歸一樣；再說我也沒有什麼丟不下的。（向張）我可有兩件事託付您。第一，我這孩子您可得替我照料着，好好的找塊地方把他給埋了。第二，我走了以後，家裏就交給這位六媽替我看家，不准別人胡來攪合。我到營裏說好了，也許還常常回來住住。這兩件事要您答應一聲；我馬上牽起腿就跟您到營裏去。

張別說這兩件事，再有這麼十件也包在我身上，你放心。那麼等會我招呼人來替你埋孩子，咱們就走吧。

孫（打量自己的裝束，笑了笑。）您看看，我就這個樣子去見人家的官兒嗎？也得換件衣裳纔行呀。

張（無厭的）不錯，不錯。到底是你們女人心細，我怎麼就想不到這一層。你快去換

吧！

（孫四姑娘一笑而入。魏大媽着了魔似的怔住不動。張太爺負着手在場上踱來踱去。）

張

（得意的撚着鬍鬚）有意思，有意思。這個四姑娘果真名不虛傳，果真有點意思。（向魏大媽）要是你們女人家都這樣明白，這樣識時務，天下那有行不通的事？（魏大媽狠狠的瞪了他一眼，扭轉身不理他。他仍然很得意的踱着。）今天我把這麼一個美人親手送上門去，大佐的喜歡是不必提的了。就憑我這一點小小的功勞，當一個維持會長已經有多的了。嗚嗚……嗚嗚……想不到頭一件事就這麼順利，以後祇要我拼着這付老骨頭盡力報効，怕不由鎮長而縣長，由縣長而省長，由省長而……總之，現在這些官名，我也弄不清，將來總有一天我要位列三台，官居一品，以遂平生之志。自從改了民國以來，我就灰心喪志，祇想退歸林下以養天年了。殊不知皇天有限，就偏偏不讓我和草木同朽，偏偏要我出來做一番事業，偏偏要我走一步老好運，偏偏……

（不防一腳踏在孩子尸上。）

（連忙跑去將死孩子抱起）踩了死孩子，太爺！

（用腳在地上擦）唉！晦氣！晦氣！

（孫四姑娘換了一身華麗的衣服出來，梳光了頭髮，臉上略施脂粉，光彩射人，與前

大不相同。張太爺看得怔了。）

（走上來輕佻的拍拍張太爺的肩膀）張太爺，咱們走哇！

（醒覺）走，走，咱們走。

（向魏大媽）大媽，我的家可交給你。過兩天我有空總會回來看看您的。（欲下。）

（趕上去）四姑娘，您真的就這麼走了嗎？

（轉身）大媽，您放心，四姑娘到哪儿都不會吃虧的！我走了！

（孫四姑娘頭也不回的隨張太爺逕下。魏大媽手裏還托着那個死孩子，痴痴的目送着她的背影。幕下。）

第一幕

時 地 人

初夏，從黃昏到夜晚，從夜晚到破曉。

同前

賣唱男

賣唱女

孫四姑娘

魏大媽

勤務老馬

何禿子

日本軍官甲、乙、丙、丁

翻譯

民族女傑

日兵甲、乙、丙、丁
行人甲、乙及鄉民多人

景 院前，孫四姑娘的家。幾扇窗門大開，裏面正中擺着一張八仙桌，旁邊整整齊齊的擺着幾張椅子。桌上杯筷俱已擺好，當中還放着一個花瓶，瓶裏插滿了五顏六色的野花。牆上有幾張美人畫和對聯點綴着。左面牆上挂着一幅粉紅綢子門簾，裏面像是內室。一切都收拾得乾淨整齊。屋椽上挂下來幾盞八角琉璃的宮燈，垂着挺長的穗子，幌幌悠悠的在人頭上轉。看這擺場，簡直像人家有紅白喜事，預備宴客的樣子。門框上從前挂酒招的地方，挂着一方太陽旗。

(幕啓時，孫四姑娘打扮得非常俏麗，正站在櫃子上整理最後挂好的一個宮燈。竄唱男女上。隨老頭兒拉着絃子，小姑娘一面手裏打着板，一面嘴裏唱着小調，從四姑娘門口走過。小姑娘見了四姑娘，和她含笑點頭招呼。二人逕下，歌聲漸漸遠去。魏大媽從裏屋出來，在圍裙上擦着手。)

魏 四姑娘，您歇歇吧，讓我來拉。

孫 (從凳子上跳下來) 已經好了。喲！……(腿一軟幾乎摔倒) 這是怎麼說的！

(上來扶她) 您瞧，到底累着了是不是？您天天騎個什麼馬！今天您又一黑早就騎馬出去了。有人在西鄉那邊，看見您一個人打着馬鬃跑過去，過了晌午您纔回來，回來

接着又收拾屋子，一天裏得腳不駐地的，您到底跑那麼遠去幹嗎呀？回頭又該腫麼疼了。

孫 不相干的。好久不騎馬，就想放開鬮頭跑一跑。往常那些鬼子還不讓我跑遠了，總用人跟着，就怕我一去不回頭似的。近來混熟了，他們也不在意了，由我自來自去。今天到底由我跑了一趟遠路，一來一去一百多里，真痛快！

魏 (用抹布擦着桌椅) 可不見！四姑娘說一就是一，誰敢阻攔？我祇奇怪那些魔王似的鬼子，怎麼一見四姑娘就滿臉是笑，伏伏帖帖的了。上回鎮長張太爺爲了鎮上的事和鬼子說不通了，不是還繞着彎來求四姑娘給他說句好話嗎？我真不明白，您這麼一個風都吹得倒的人，卻有這樣降龍伏虎的本領。

孫 (嫌她瑣碎) 魏大媽，少說閒話，廚房裏的菜都做好了沒有？

魏 都好了，待會兒等人來了，一邊熱，一邊往外端就成了。他們到底有幾個人？

孫 還不是那些鬼子軍官，您就別管了。(想起) 酒舀了沒有？

魏 舀了。

孫 沒舀錯吧？我告訴過您，我屋裏有兩個酒壘子，一個在櫃子左頭，一個在櫃子右頭。左頭的那壘子是好酒，右頭的那壘子是壞酒。你千萬別舀錯了。那酒壘蓋上有紅疙瘩的裝好酒，給官兒們喝；那們沒紅疙瘩的裝壞酒，給跟來的弟兄喝。可別弄錯了，把

魏

壞酒給了官兒喝，待會兒嫌棄咱們的酒不好。

知道了，您放心吧。（把屋裏整理完畢，周圍看了一眼，滿意的）這屋裏給您這麼一調度，我這麼一收拾，弄得還挺有個看頭的呢！等會再把燈點上，可真像年三十晚上。（進屋去拿了一管旱煙袋和紙煙出來。）四姑娘，我跟您上外頭坐坐吧！看這樣子，待會人來了，有得鬧哄呢！忙了這樣半天，咱們且抽袋煙歇歇吧！（孫四姑娘聽從她，來到場上，在一塊石頭上坐下。魏大媽遞過紙煙。）給您這隻煙。（替她點火，自己也坐在旁邊抽煙。）

孫

（仰着臉噴了幾口煙，忽然站起向小路上探望。）他怎麼還不來？……

魏

早呢！天還沒黑呢！您忙什麼！

孫

（微驚）您怎麼知道他要到天黑了纔來呢？

魏

噫！這不是您自己說的，那些官兒們要等天黑了纔來，爲的是大白天在這兒喝酒取樂，怕不像樣兒。

孫

（鎮定下來）哦！您說的是他們。……是呀！我今天真有點性急，我這兒布置好了，

魏

等會兒要是不來，纔算白忙了呢！

可說不定。（低聲）聽說西鄉青雲山山裏到了咱們中國兵。這幾天我看鬼子兵都挺着急的樣子，到處布防，拉壯了給他們撥子彈，撥得個忙。聽說城裏更緊，晚上老早就

戒嚴。過路人都得搜查，爲的是怕咱們中國兵混進城來。這麼緊急了，也許他們沒有閒心到這兒來了。

孫 (沉吟) 他們要是不來？……不！他們不會不來的。

魏 來敢情好，要不然，那麼些菜沒人吃，餓了可惜了的

孫 (望着煙紋出神，長嘆。) 真快！已經整整一年了。

魏 您說什麼整整一年了？

孫 可不是整整一年，那時酒舖還開着，與兒他爸爸還在家裏。

魏 (怔) 您這會怎麼想起這個來了？

孫 也是這麼個天氣，也是這麼個天快黑的時候，他賭氣走了。整整一年了，如今他的骨頭祇怕打得鼓聽了。還有與兒，他要是還活着的話，到如今也能笑能坐的了。

魏 好好的今天提起這些話來幹什麼？

孫 (微笑) 您看我總沒提起，您當我就忘了？我一點也沒有忘！

魏 不忘又怎樣？人是個幾骨頭，怎麼受罪，他還是想活着。唉！這個年頭，過一天算一天，誰知道誰將來是個什麼結局！

孫 是呀！「好死不如歹活」，可是這句話倒過來一說，就成了「歹活不如好死」了。大媽，這一陣子虧了您跟我做伴，咱們娘兒倆總算好了一場，我要是去了，您怎麼樣？

魏 (驚) 您要上那兒去？

孫 (笑着) 說不定我會跟那些官兒們一塊去！

魏 (怔了一會，搖頭。) 我不信，您別來噓唬我啦！鬼子壓根沒說過走的話，就走你也決不會跟了去！

孫 您就那麼相信我不走？您剛纔不是說西鄉到了中國兵嗎？說不定就會打過來。打過來鬼子要是擋不住就許往後退；往後退我就許跟了他們去。您說，鬼子要是退走了，我還有的在鎮上待下去嗎？

魏 這也是逼不得已的。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，願意做這種沒臉的事！

孫 好大媽！您想我這種愛說好強的人，那受得了？所以我還是決計跟他們去的好。您瞧我早打算好了。(跑進店裏去。)

魏 (莫明其妙的自語) 這又是那擋子事！

孫 (持一包襖上) 大媽！這是我的幾件衣服跟首飾，擱在這兒也沒用，算我送給你做紀念的。等我去了以後你看見了東西，就好像見了我。您可不許推辭不要。

魏 (哽咽) 這麼說，您是走定了？您這一走，咱們什麼時候纔見得着哇！

孫 難說，也許這一輩子都見不着了。(魏大媽更是淚流不止。四姑娘把包袱塞給她。) 大媽！您先別哭，哭得我心裏也怪難的。忽有所見看！那邊誰來了？這麼慌慌張張的！

魏 我去看看去！（到路口探頭一看，慌忙跑回來。）四姑娘！四姑娘！不得了！

孫 怎麼？

魏 你猜誰來了？

孫 誰？

魏 你還記得老馬嗎？那個金營長的馬奔過來！

孫 哦！是他呀！

魏 怎麼？您

馬 （老馬上。化裝成一個農民的樣子。）

四姑娘！

老馬！你怎麼……

孫 噓！（止住魏大媽）老馬！怎麼樣啦？

馬 營長叫我過來說一聲，那邊什麼都預備好了。飛機準九點鐘到這兒。

孫 好極了！我一聽見飛機響就把屋後那堆草點着了算是信號，祇要照準這亮處下彈，準沒錯兒。

魏 四姑娘！這是怎麼說？

孫 大媽，您先別問。

馬 營長說您自己千萬小心，最好揀個空兒先脫開身。

孫 您回去稟告營長，說我一個人的事小，營長就少心那邊好了。今天早上我跟營長說的那兒有鬼子兵，那兒沒有鬼子兵，都記住了沒有？

馬 姑娘走了以後，營長都在地圖上記下來了。等這兒飛機動手了，一放信號，馬上分三路攻城。

魏 四姑娘，可把我悶死了！你們都說些什麼呀？

馬 這是魏大媽吧？

魏 是啊！老馬，你怎麼不認識我？

孫 老馬，快回去吧！（一副與魏大媽熟識的樣子。）

馬 是！我就走。（欲下又回來）四姑娘，我還忘了告訴您一件要緊的事。

孫 什麼事？

馬 史掌櫃的回來了，已經都到了我們營裏啦！

魏 啊，什麼？你說？

孫 老馬，你說什麼？

馬 史掌櫃的並沒死，他在前線就受了一點傷。這次是傷好了，請假回家來看看的。在西鄉外剛巧碰見營裏的弟兄盤問他，纔見了營長，知道了今天這件事。他直要馬上跟我

一塊來。營長怕誤事，攔了他半天纔罷。

阿彌陀佛！（拉四姑娘）四姑娘，天老爺真有眼睛哩。

孫（激動）天啦！他爲什麼這時候纔……（極力鎮定）這樣倒也更好！（向馬）老馬！你快回去罷，小心！別讓人碰見！

馬是！我去了！（急下。）

魏四姑娘！怎麼老馬……

孫（從沉思中醒過來）大媽！今天晚上您頂好收拾收拾東西到鄉下去住一晚。

魏幹什麼？今天晚上難道有什麼……

孫好大媽！你什麼也不用問，祇要聽我的調度就行了。日後你自然會明白。你這會兒先

把包袱拿到鄉下去，待會兒客來了，幫着我照料。等我叫你走的時候，你就連夜到鄉

下去。你自己要緊的東西也統統帶走，等到明天早晨……對！明天早晨再煮。（遞包

袱給她）快去！快把這包袱拿到家裏去！（急下。）

魏（遲疑的接過來，擱在桌上。）四姑娘，我跟你一年多了，我的脾氣您不是不知道，

難道說，到了今天，您還有背着我的話嗎？

孫大媽！您別多心。您是上了年紀的人，我不能看着您也跟我一塊……啊！大媽！您還

是別問。

魏 四姑娘，我是上了年紀，可我還能做點兒事呀！

孫 大媽，您……

魏 四姑娘！咱們要活，活在一塊兒，要死也……

孫 大媽！別說了，我告訴您。

（孫四姑娘把魏大媽拉到一邊，在魏耳邊低語。）

魏 （先是驚怕，後竟受了感動。）好！四姑娘！我明白了！我不離開您，我跟着您幹！

孫 （感動的）大媽！（兩人均感極而泣。稍停，忽聞路口有歌聲。）聽有人來了。（鼓

腳的）大媽！別露相，你笑哇！

是我笑！我笑！

（何秃子上。他的裝扮仍如往昔，一件舊長衫，一頂髒鴨舌帽，手裏拿着笛鼓之類的舊樂器，搖搖晃晃而來。）

孫 （迎上去）啊！師傅！笛子跟鼓什麼的，你給我帶來了沒有？

何 這不是？忘不了！（四姑娘接過去）我看你怎麼謝師傅，要不是我這陣子教你，你就

會唱個什麼小調跟戲的，來討那些官兒們的喜歡啦？

（眼睛斜瞟着他，似笑非笑的）你說吧，怎麼個謝法？是文謝？還是武謝？你要文

謝，我就給你綉一頂睡帽，省得你這個禿腦袋晚上受了涼。你要武謝，哼！我就在你

的背上打三拳，腰裏擰三把，是好漢就別喊疼！

何（吐舌）謝謝！受不了。四姑娘的勁兒我可領教過了。那同一門橫打在我的腿上，害得我癩了一個多月，差點兒成了殘廢。如今我也不敢有什麼別的想頭，祇要你肯在那些官兒們面前替我說幾句好話，我就感恩不盡啦！

孫 那容易，祇要你今天幫着我把那些官兒們哄樂了，什麼事都好辦。來，魏大媽！別在一邊怔着啦！把這些玩意拿去攔好了。（向魏大媽示意，把鼓和笛子遞給魏。向何）來！你幫着我把這些燈點上。（何禿子站到凳上把燈一個個的點燃，四姑娘幫着他，一邊問）他們今天準來嗎？

何 四姑娘請，誰敢不來？，我剛纔還去催來着，說是準到，大概這就要到了。

孫 那麼，鎮上的張太爺來不來？

何 張太爺可巧今天下鄉去了，不能來。

孫 哼！便宜了他……

何 四姑娘你說什麼？

孫（改口）我說，憑該他沒福氣，趕不上這場熱鬧。

何 可不是！人要是跟四姑娘相與一場，簡直是白活了一世。

孫 要貪嘴的禿驢！

何 好好的又罵！如今可是師傅，罵不得的！

孫 說得好，叫你一聲師傅；說得不好，我就要罵你彘驢，你又怎麼樣？彘驢！彘驢！……

何 （點完燈，跳下凳來。）我就愛聽四姑娘罵人。罵得好！再罵幾句。

孫 天生挨罵的骨頭哩！

何 （宮燈點好，屋外的天色更黑暗下來。屋裏卻燈光輝煌，照着那些擺設，早有一番熱鬧氣象。接着外邊有人的笑語聲。）

何 （連忙跑到場上恭迎）交子！皇軍的官兒們來了。

孫 （孫四姑娘忙整理自己的衣裳，又在花瓶裏插了幾朵花儿戴上。魏大媽驚慌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）

魏 大媽！您沒聽見？客都來了，還不預備去端茶拿烟！

孫 （胆怯的）四姑娘我心裏怎麼一個勁兒的祇摸通，一個勁兒的發慌。

何 少說話！小心點！待會兒您要露出這種慌慌張張的神氣，可就坑我了！快去吧！

孫 （魏下。孫四姑娘倚門而立。這時日軍官甲、乙、丙、丁和翻譯已慢慢地踱進來，

面跟着四個荷槍的日兵。）

何 （站在場上，彎下腰去。）請進！請進！大人

（日軍官們昂首從他面前經過，向屋走去。）



孫 (迎着) 嘩！各位大人可來了，讓我好等，快請進來！

(日軍官們對她點頭微笑，有的拉拉她的手，有的摸摸她的臉蛋，最後軍官甲握了她的手，一齊進屋去。日兵們便散在場上預備放哨守望。日軍官彼此咕嚕了一番，意思是怕有他們在此不便玩鬧，便揮手令其退去，眾日兵下。)

孫 我這兒淺房窄屋的，各位可別見笑！

眾軍官 (東張西望的) 很好！很好！

翻 (奉承的) 不但好，而且雅緻。無論什麼地方，祇要有四姑娘這麼一個美人，就添了多少光彩。

孫 (張羅着) 魏大媽，端茶來，各位請坐。

翻 不用了：剛被大佐吩咐過，說這兩天風聲很緊，想趕快叨擾了四姑娘，早點回去。我就看就擺酒吧！

孫 也好，(向屋裏) 魏大媽，就端酒菜上來吧！(向翻譯，嬌嗔的) 都是你！剛一坐下就說回去。好容易各位大人賞光，還不讓大家玩個痛快。就憑你這句話，待會兒酒來了，先得罰三大杯。

(鞠躬不迭) 不敢當，不敢當！實在是大佐的意思，我不敢撒謊。(瞪了他一眼，走向眾軍官，撒嬌的) 我就知道他撒的謊，對不對？不許走，誰也

不許走！誰要走，就是誰有意給我臉上下不來，我決不依他。（向他們每個人）你說，「我不走」！你也說，「我不走」！你也說，「我不走」！……

眾軍官（應聲虫一般的）我不走！我不走！我不走！……

（魏大媽端了酒菜上來。）

孫（轉瞬為喜）這我纔安了心了。（眾陸續入座）噫！那個禿驢呢？

翻 怎麼？孫四姑娘請客還請了一個驢？

孫 跟驢也差不多。（向門外）禿驢！你還不給我滾進來！

（門外很長的一聲驢鳴，何禿子跟着進來，向他們深深一鞠躬。）

何（陪笑）小的在門外伺候多時，祇怕在大人們面前沒有小的坐位，不敢冒昧的闖進

來。這會虧得四姑娘這一聲呼喚，小的纔敢就着這個台階進來了。四姑娘剛纔那個稱

呼，小的本不敢當，可是能在各位大人面前做一次畜生，也是小的福氣。請各位大人

饒恕這個。（又伸長了頸子作一次驢鳴。）

眾軍官（哄笑）哈哈！哈哈！……

孫 得，賞你個座兒坐下。（向眾）這是我們鎮上一個有名的寶貨，今天特別邀他來向各

位獻寶，讓大家逗逗樂。（與大家斟酒）話可說開了，今天難得各位賞臉，我這兒也

沒預備什麼，就是家里現成的酒。不誇嘴，我這兒的酒可是好的，這是在地下窖了十

年的原份，今天特爲拿出來孝敬諸位。誰要是不痛快喝可不行。來！先乾一杯。（自己先端起杯子，一飲而盡，衆人也俱飲乾。）

何

（第一個噴嚏釋發）酒是真好，比我們從前到這兒喝的不知要好多少倍。

孫

今天就叫「禿子」跟着月亮走，「沾光」！既說好，你替我勸客人多喝一點。（向翻譯）

跟來的兄弟們，也怪辛苦的，我這個做主人的想也讓他們喝一點酒，行嗎？

翻

（和日軍官甲咕噥了一陣）大佐的意思最好是不給他們喝，省得醉了誤事。

孫

你總是往人頭上澆涼水！誰知道你跟他咕噥些什麼。哼！我備有肚子給他喝。魏大媽！給弟兄們拿點酒來。（魏大媽持酒壺上。孫四姑娘打開酒壺蓋嗅了嗅。）大佐，

你看就這麼一壺，幾個人喝，醉得了嗎？我准不給他們添就得了。

衆軍官 好！好！

孫 這不結了！（向翻譯撒嘴）快拿去！再拿點兒下酒菜。

（魏大媽持酒到場上，向場外招手，日埃二人上。）

魏 （忙把壺放在地上，畏縮的）我們四姑娘請各位老總喝杯淡酒。（欲去。）

兵甲 （揭開壺蓋，招魏。）你來先喝！

魏 （阿彌陀佛！我是不會喝酒的！）（逃一般的進屋去。）

兵乙 （饒涎欲滴）你也太多心了，你看官兒們不都在喝嗎？我們還怕什麼！

兵甲 (先不以爲然，繼而爲河谷所動。) 他媽的！管他呢，喝了再說。

兵乙 走！走！喝去！喝去！（兩人俱下。）

(屋裏，孫四姑娘正在殷勤勸飲。)

孫 就這麼啞口無言的喝酒也怪悶的，我唱一隻小曲兒給大家下酒吧！

眾 (鼓掌) 好！好！

孫 師傅！拉起絃子來呀！（何秃子拉絃，她運轉珠喉唱了一段「四季相思」。在唱的時候，忽而走到這個面前，忽而走到那個面前；或用絹巾拂拂那人的臉，或向這人施以媚眼，軟倚在他的肩上，極盡媚惑之情緻；眾軍官盡爲之迷醉。）春季裏相思艷陽天，百草呀回頭遍地鮮，柳如煙呀。我郎呀，一去作職在外邊。梳妝懶打扮呀，菱花鏡無絲呀，可憐奴，打扮嬌容無人見；可憐奴，枉自是個女天仙。思想起當初呀，好一對並頭蓮呀，奴的天天啦！你是個堂堂的男子漢呀，自然應當保中原。

眾 (歡笑) 好！好！

孫 各位既不嫌棄我唱的不好，請多喝幾杯。魏大媽！添酒來，換上大壺。(魏持酒上。)

師傅替我給大人們斟上，大家先乾了這一杯，好玩意還在後頭呢！（眾均飲乾，獨翻譯不飲，四姑娘走到他面前。）噫！怎麼就是你偏偏不賞我這個臉？

翻 我實在不能喝酒，我已經醉了。

孫 我知道，你打剛來的時候就就有心事，不肯吃酒。就說這兩天外頭風聲緊，皇軍不是都布置好了嗎？還怕什麼！就是你給人掃興，你剛來的酒還沒喝呢！這會又賴上了，那可不行！（把酒杯遞到他嘴邊）喝！喝！先喝了這一杯。

翻 我實在不能喝了，我……

孫 （把杯子一放，走到軍官甲面前。）大佐！您看就是他不喝，他瞧不起我，欺負我，您也不管！（倚在甲肩上，要哭的樣子。）

軍官甲 （爲她所動向翻譯）喝！我陪你一杯。（把杯子端起來。）

翻 （無奈）大佐，您：我勸過您：（見孫在旁虎視，不便說下去，祇好與甲對乾。）

孫 （給甲一個媚眼）謝謝您！還是你待我好。來！師傅，把咱們那一套玩意兒也搬出來吧！（取一條腰帶束了腰，拿出鑼鼓，使出身段，與何禿子兩人載歌載舞，合唱一段「打花鼓」。）

（一）八月桂花香，九月裏菊花黃，偶遇張生跳過了粉白牆，好一個雀鶯鶯，祇把門兒關上；好一個雀鶯鶯，祇把門兒關上。

（二）張生跪門旁，張生跪門旁，跪在門旁哀告小紅娘，你若是不開門，跪到東方亮；你若是不開門，跪到東方亮。

（三）嘩喇喇把門關，嘩喇喇把門開，開開門來不見張秀才，若不是偷情人，定是妖魔鬼。

怪；若不是儉情人，定是妖魔鬼怪。

(四)雪花兒飄飄，雪花兒飄飄，飄來飄去三尺三寸高，堆一個雪美人，在懷中摟抱，堆一個雪美人，在懷中摟抱……

眾軍官 好！好！

孫 好嗎？那麼再乾一杯！

(眾軍官已有醉意，便毫不推辭，而且手腳漸漸不老實起來。)

軍官乙 (去拉孫四姑娘) 來！花姑娘！陪我！

軍官甲 (亦去拉孫四姑娘) 來，先陪我！

(孫四姑娘像一條蛇似的在他們捉捕中間輕俏的溜走了。兩人醉步彳亍，摸了一空，眾大笑。)

孫 (突出圍來) 何師傅！你且陪着大人們坐一會兒，別忘了勸他們的酒。我到廚房裏去看看，怎麼半天也不上熱菜，這位大媽真有點老糊塗了。(轉身入內室。)

(何禿子替他們斟酒，眾猜拳痛飲。魏大媽自場外入，孫四姑娘亦自屋後轉出，二人相過於場上。)

孫 (低聲) 怎麼樣？

魏 他們都躺下了，醉得泥豬似的，什麼也不知道了。

孫 我看看去！(下)(魏大媽呆立在那兒，失魂少魄的。孫四姑娘旋上。)

孫 哼！你們這些日本狗，今天可知道姑娘家裏的藥酒的利害了。

魏 四姑娘，我有點怕！

孫 怕什麼？你難道又後悔了？

魏 不是，我說咱們能逃得開嗎？

孫 大媽！連我都不怕，你已經這麼大年紀了，難道還想活這麼大？你想，留一個千古的

美名，讓後來的人提起就感激不好嗎？

魏 (心不在焉)也不知逃飛機什麼時候來？快歸來吧！阿彌陀佛！(遠遠有飛機聲響。)

孫 別響！你聽！

魏 四姑娘！……

孫 別胡說，沉住氣！

(四姑娘跑到屋後去點燃草堆，然後沒事人兒似的又回到屋裏來。)

眾 再唱一個！再唱一個！

孫 好！師傅，來，咱們再唱一遍！

(孫四姑娘拉何禿子起，他已迷也着眼，醉得步履蹣跚的。兩人重唱前調。)

孫 (唱)嘩喇喇把門開，嘩喇喇把門開，開開門來不見張秀才，若不是偷情人定是……

（眾軍官譁笑，作種種辭態。這時外面火光愈來愈大，飛機聲也愈來愈響，但爲歌聲及譁笑聲所掩，眾尙惘然未覺。）

翻（嗅着）唔！什麼東西燒着了？一股糊臭味！

何我耳朵裏也彷彿有什麼陰險的響！

孫一定是魏大媽炒菜炒糊了，這老糊塗！（向何）自己耳朵作怪，耳底響，也值得大驚

小怪的！快唱吧！（不由分說的仍拉着何禿子唱。）

何孫（唱）雪花兒飄飄，雪花兒飄飄，飄來飄去三尺三寸高，堆一個雪美人兒，在懷中摟抱

……
（屋外草堆已經火光燭天，飛機聲越來越響，彷彿就在這屋頂上，低飛盤旋似的。猛的轟然一聲，一個炸彈掉在附近爆炸了。眾人初驚倒在地，這時飛機響聲，清晰可聽。）

翻（從地上爬起）空襲！空襲！快滅燈火！

（大家七手八腳把燈火吹熄，屋裏黑了，纔見外面火光燭天。）

眾火，火！快出來！（有的已醉得不能動，有的跑到場上，纔見火就起自屋後。）

翻有好細！衛兵呢？衛兵呢？這些狗死到那兒去了？有好細！大家快逃！

（大家正忙亂間。）

孫（把門框上的太陽旗拿在手中，立在火堆旁。）站住！你們這些東洋強盜，活畜生！

往那兒跑？你們平時作惡作過了頭，今天咱們中國飛機就在頭頂上，你們的死日子到了！（仰天狂笑）你們別以為咱們這些中國娘兒們是好欺負的，欠債的還錢，殺人的償命，我的小孩兒，今天我可替你報了仇了。將太陽旗擲在火中，火光映着她的臉，彷彿一個天神一樣。她兩臂交胸，狂笑不已。）

翻 你這個奸細！你這條毒蛇！（向孫砰的一鎗，未中，誤將魏大媽擊倒。他不敢再發，伏地。）

孫 （遠處隱約有軍號聲及鎗炮聲夾在近處的飛機聲中。）

中國，中國的飛機，中國的弟兄們，史掌櫃的，金營長，你們來呀！你們都來呀！這一羣該死的奴才都在這兒啦！來呀！把炸彈都丟在這兒！炸吧！燒吧！

（轟的一聲，第二顆炸彈落下，全場一片黑暗。鎗炮聲漸止，寂靜半晌。二行人持燈籠上，見史家酒店已頹圮大半，樑椽柱折，死尸遍地。）

行人甲 來呀！不要緊了，過來看哪！喂！你們都過來看哪！史家酒店炸了！

行人乙 可不是！史家酒店炸了！大家來看哪！

（鄉人羣集，議論紛紛。）

行人乙 那個會騎馬的四姑娘呢？

行人甲 瞧！這不是魏大媽？

乙 死了？

甲 剛纔有人在高地方看見孫四姑娘像發了瘋似的亂喊，喊什麼「中國飛機來吧！炸吧！燒吧！」……

乙 中國飛機，是中國飛機呀？你看剛纔飛得多低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
眾 喂！瞧！來了，又是幹什麼的？

（史長與抱孫四姑娘尸上，金營長、老馬跟在後面，眾議論紛紛。）

史 （慢慢向抬起頭，向四周看了一眼。）啊！四姑娘……

金 史掌櫃的！你應該想開着點兒。

史 四姑娘！我對不住你，我來晚了一步，你連最後一句話都沒有跟我說，四姑娘。我這一年多以來，沒有一天忘記過你。

金 史掌櫃的，過去的事不必再想了！

史 （哭）啊！四姑娘，你死的好，死的好，我不如你，我現在纔明白你。

金 史掌櫃的，祇要我們對得起國家，祇要對國家盡了自己的力量，沒有誰不如誰的，大家都是一樣。

（眾鄉民又議論紛紛。）

史 四姑娘！

金 史掌櫃，四姑娘已經成了我們的榜樣，她死得值，後來的人都要尊敬她。

史 （硬朗起來）金營長，我明白，我也一樣尊敬我的四姑娘。可是……：

（遠處軍號奏着進行曲，鞭炮聲、歡呼聲大起。這時天已露出曙光，即將放曉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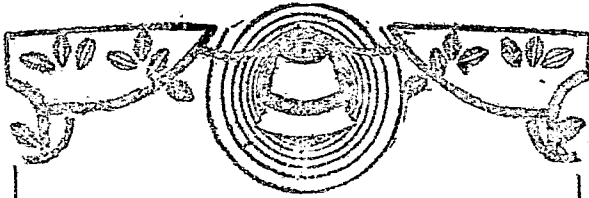
金 史掌櫃的你聽！我們的軍隊已經開進縣城了。

（大家一齊靜聽着。）

金 孫四姑娘！你是我們的民族女傑，我們永遠記得你！（默然向史，兩人緊緊的握手。）
（朝曦初上，滿呈光明氣象，幕落。）

民
族
女
性

九
一
一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

教育部徵選抗戰創作劇本選之一

民族女傑 (四幕劇)

全一册 實售國幣五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著者 沈蔚德

發行人 吳秉常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(1400)

3447

